

蓝色的海豚岛

阿留申人驾船来到我们岛那天的情形我还记得。起初那船浮在海面上象一个小小的贝壳，后来渐渐变大，象一只收起翅膀的海鸥。最后在初升的太阳中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红船。

我和弟弟来到峡谷口上，这条峡谷蜿蜒而下，一直伸展到一个名叫珊瑚湾的小海湾。那里春天生长许多块根植物，我们正是去采集这种野菜的。

我弟弟拉莫还是个小孩，只有我一半大，我当时才十二岁。对那些活过许多岁月的人来讲，他真是小得可以。他手快脚快，象只蟋蟀，兴奋起来也正好跟蟋蟀一样愚蠢。正因为这个缘故，为了让他多帮我采集一些野菜，不要到处乱跑，我对我看到的贝壳或是收起翅膀的海鸥，都闭口不说。

我用削尖的木棍在灌木丛中挖个不停，好象海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即使当我确定那只海鸥原来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大船时，我也没有吭声。可是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很少瞒得过拉莫的眼睛。他有一对黑得象蜥蜴一样的眼睛，很大很大，而且跟蜥蜴的眼睛一模一样，有时候看上去睡眼朦胧，其实这正是它看东西看得最清楚的时候。拉莫的眼睛现在正是这样，半睁半闭，跟一只蜥蜴躺在石头上，正准备弹出舌头去捕捉苍蝇时完全相象。

“大海那样平静，”拉莫说。“就象一块光滑的石头，没有半点裂缝。”

我弟弟总喜欢把一样东西故意说成是另一样东西。

“大海不是没有裂缝的石头，”我说。“它现在不过是一片没有波浪的水。”

“在我看来它是一块蓝色的石头，”他说。“在它很远很远的边上是一朵小小的云，身子坐在石头上。”

“一朵云不会坐在石头上。不管石头是蓝色的，黑色的，还是别的什么颜色。”

“这朵云就是坐在石头上嘛。”

“云也不会坐在海上，”我说。“海豚坐在海上，海鸥、鸬鹚、海獭和鲸鱼也坐在海上，就是云不坐在海上。”

“那说不定是一条鲸鱼。”

拉莫来个金鸡独立，接着换了一只脚，还是金鸡独立在那里，看着船渐渐驶近，他不知道那是一艘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艘船呢。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船，不过我知道船的样子，因为我听别人说过。

“你在那里看着大海发呆，”我说，“我在这里挖野菜。到时候野菜只有我的份儿，没有你的份。”

拉莫用棍子戳起上来。可是那艘船越驶越近，船帆透过晨雾泛出一片红光。拉莫的眼睛盯在那艘船上，却装出一副没有去看它的样子。

“你看见过一条红鲸鱼吗？”他问。

“看见过。”我说，尽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我看见过的鲸鱼都是灰色的。”

“你还小咧，海里游的东西哪能都看到过呢。”

拉莫挑起一把野菜，准备丢到篮子里去。忽然他把嘴张得大大的，过了一会才重新闭上。

“独木舟！”他喊叫道。“一条大独木舟，比我们所有的独木舟加在一起还大。还是一条红颜色的呢！”

究竟是独木舟还是船，拉莫并不在乎。一刹那工夫，他已经把野菜抛在空中，撒腿就跑，穿过灌木丛，一路跑一路哇哇直叫。

我还在继续采集野菜，但我挖的时候，两只手抖个不停，事实上我比弟弟还要激动。我知道那是一艘船，不是什么大独木舟，而且我还知道，来一艘船背后还有许许多多文章。我想丢掉棍子，也跑过去看看，不过还是克制住了，因为我懂得村子里的人需要野菜。

我把篮子装得满满的时候，阿留申人的船已经绕过我们岛四周宽大的海草区，来到守卫珊瑚湾的两块大礁石之间。阿留申人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到卡拉斯—阿特村。村里的男人已经拿着武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飞快地奔向海岸。村里的妇女则聚集在方山边上。

我穿过茂密的灌木丛，也迅速跑下峡谷，来到海边的峭壁上面。我蹲下身子趴在那里。我的下面就是海湾。那时候已经退潮，太阳照耀着海滩上白色的沙子。我们村里的男人有一半站在海边。其余的人隐藏在小道尽头的岩石后面，准备一旦来者不怀好意，就向他们发动进攻。

我蹲在矮小的灌木丛中，努力使自己不掉下崖去，既要把自己隐藏好，又要对下面发生的事情，看得清听得明。正在这时，船上放下一只小船。小船上六个男人划着长桨。他们的脸很宽，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披散下来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走得更近了一些，我看得清他们鼻子上有骨头的装饰品。

这些人的后面，还有一个黄胡子大汉站在小船上。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俄国人，但是我父亲给我讲过俄国人的事。这个人叉开两腿站在那里，手背在腰后，眼睛盯在小海港上，好象海港已经是属于他的了。看见他这个模样，我疑心这个人来自北方，是使我们害怕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小船滑上岸以后，这人跳下船来哇哇乱叫，那时我就确信他准是个俄国人。

他的声音在海湾的石壁上回荡。这些话非常奇特，跟我听到过的语言都下一样。后来他又用我们的话慢慢他讲了起来。

“我是为和平而来的，并希望同你们进行谈判，”他对岸上的男人说。谁也不回答。我的父亲也藏在岩石中间，这时他走下倾斜的海滩，把镖枪插进了沙里。

“我是卡拉斯—阿特的头人，”他说。“我叫科威格头人。”

他向陌主人吐露真名实姓，使我感到很吃惊。在我们部落里，人人都有两个名字，真正的名字是秘密的，很少使用，还有一个是普通的名字，因为如果别人经常使用你的秘密名字，它就会用得太多，失去魔力。因此，人家都叫我“王一阿—巴—勒”，意思是头发又黑又长的姑娘，我的秘密名字却是卡拉娜。我父亲的秘密名字叫做科威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秘密的名字。

这个俄国人微微一笑，举起了一只手，自称是奥罗夫船长。我父亲也举起一只手。我看不见他的脸，也说不准他会不会报以微笑。

“我带来了四十个人，”俄国人说。“我们是来猎捕海獭的。我们希望捕猎期间能在你们岛上扎营。”

我父亲没有吭声。他是一位高大的人，虽说没有奥罗夫船长那样高。他挺起胸站在那里考虑俄国人的话。他不急于回答，因为阿留申人以前也曾经来猎捕过海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父亲还记得他们。

“你记起另一次捕猎了吧，”看我父亲沉默不语，奥罗夫船长说。“我

也听说过这件事。那是由米特雷夫船长率领的，他是一个笨蛋，现在已经死掉了。当时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他让你和你的部落包干了捕猎的全部活儿。”

“我们曾经捕猎过，”我父亲说，“可是你叫他笨蛋的那个人要我们长年累月捕猎下去，也不让我们歇口气。”

“这回你们什么也不要干，”奥罗夫船长说，“由我们的人来干，猎到海獭我们会分给你们的。三分之一归你们，用东西抵偿，三分之二归我们。”

“应该对半分才是，”我父亲说。

奥罗夫船长把目光移向大海。“等我们把给养安全运上岸以后再谈吧，”他回答说。

那天上午天气晴朗，只有一小风，但是一年这一季节中暴风雨随时会来，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要急于把东西搬到我们岛上来。

“最好现在就谈妥，”我父亲说。

奥罗夫船长向我父亲走开两大步，然后又回转身来对着他。“既然工作由我们干，而且工作很危险，分给你们三分之一是公平的。”

我父亲摇摇头。

俄国人抓了抓胡子。“既然大海不是你们的，我为什么非要分给你们一份呢？”

“蓝色的海豚岛周围的海域是属于我们的，”我父亲回答说。

他的语调十分温和，他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你是说从这里到山塔·巴巴拉海岸——二十里格以外吗？”

“不，只是和这个岛连接的水域和海獭聚居的地方。”

奥罗夫船长咕噜了几声。他看看站在海滩上以及从岩石后面踏出来的人，又看看我父亲，耸了耸肩膀。忽然他露出了一口长牙，微笑起来。

“那就对半分吧，”他说。

他还说了些什么，只是我没有听见，因为那时我过于激动，弄翻了一块小岩石，咔嚓一声滚下了峭壁，正好掉在他的脚边。海滩上人人都在往上看，我悄悄地离开了矮树丛，一口气跑上了方山。

奥罗夫船长和他的阿留申猎人那天上午搬到岛上来了，从船上到珊瑚湾海滩他们来口跑了好几趟，才把东西搬完。因为这片海滩很小，一涨潮几乎完全给水淹没，他就想在其他地势较高的地方扎营。我父亲同意了这一点。

也许我应该讲一讲我们岛的情况，以便你了解它的地形、村子在什么地方，整个夏天阿留申人多半驻扎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岛有两里格长，一里格宽，假如你站在岛中央耸起的一个小山上，你会认为它象一条鱼。就是说象一条侧躺的海豚，尾巴指向日出的地方，鼻子朝着日落的地方，它的鳍就是暗礁和沿岸的石壁。当初这个岛新发现的时候，是否有人确实站在那些小山上，根据形状把它叫作蓝色的海豚岛的呢，那我就知道了。我们的海里聚居着许多海豚，由此得名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这样称呼这个岛的。

关于我们的岛，我想，你首先会注意到的就是风。差不多天天刮风，有时刮西北风，有时刮东风，每隔一些时候刮上一阵南风。除了南风以外，其他风都刮得很大，因为这个缘故，这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树干低矮盘曲，即使珊瑚湾峡谷中的树木也是如此。

卡拉斯—阿特村座落在一座小方山的东边，靠近珊瑚湾，有一眼很好的泉水。村子北边大约半里格远的地方另外还有一眼泉水，阿留申人的帐篷就搭在那里，那些帐篷用皮子做成，离地很低，阿留申人只得贴在地上爬进去。黄昏时刻我们看得见他们的火光。

那天晚上，我父亲警告卡拉斯—阿特全村的人，不许他们到营房去串门。

“这些阿留申人来自最北边的一个国家，”他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同，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是来捕捉海獭的，他们分给我们一份收获，用他们带来的东西抵偿；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用。因此这样做对我们有利。不过我们要是想跟他们亲近，就不会有利了，他们是一些不懂友谊的人。他们不是以前来过这里的那些人，可是多年以前给我们带来不幸的那些人，跟他们属于同一部落。”大家都听从了我父亲的话。我们没有到阿留申人营房里去串门，他们也不到我们村里来。这并不是说他们干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麼，怎样烹调的，每天杀死多少海獭以及别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他们捕猎的时候我们总有人在峭壁上监视，他们回到营房，我们就有人在峡谷里监视。

譬如拉莫就曾带来过关于奥罗夫船长的消息。

“早上他爬出帐篷坐在一块岩石上，梳他的胡子，一直梳到象鸬鹚的翅膀一样闪闪发亮，”拉莫说。

比我大两岁的乌拉帕姐姐收集到的消息特别离奇。她起誓赌咒说，在猎人当中有一个阿留申姑娘。

“她和那些男人一样穿着皮衣，”乌拉帕说，“戴一顶皮毛帽子，帽子下面却是一直拖到腰部的浓头发。”

谁也不相信乌拉帕的话。人人都觉得猎人不会带个妻子来给自己添麻烦，这种想法是可笑的。

那些阿留申人也同样监视着我们的村子，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知道他们到来不久我们遇到的好运。

事情是这样的。早春时光不是打鱼的好季节。波涛汹涌的海面和冬天的

风浪把鱼赶到了深水里去，鱼群要在那里待到气候稳定才游到海面上来觅食，而深水里是很难捕鱼的。在这期间村子里的人吃东西很节省，吃的多半是秋天收藏起来的种子。

一个狂风暴雨的下午，乌拉帕给我们带来了交好运的消息。乌拉帕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姑娘。她到岛东部的一个岬角上去，想在那里拣到一些海贝。回家路上，她刚爬上一个峭壁，听得背后有一片很大的响声。

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响声，以为是山风穿过岩洞引起的回声。她刚想离开，忽然发现海湾底下有一些银白色的影子。这些影子在动。再一看，原来是一群白鲈鱼，一条条都有她那样大的个儿。这群鲈鱼受到了逆戟鲸的追逐。逆戟鲸捉不到海豹，就来捕食鲈鱼，鲈鱼拚命向岸边游来，想以此逃脱逆戟鲸的追击，只是慌里慌张弄错了水的深度，结果让海水抛上了岩岬角。

乌拉帕丢下抬海贝的篮子，赶快在村子里跑，奔到村子里，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会朝海岸指指点点。

妇女们正在做晚饭，全都停下来，团团围住她，等她开口。

“一群白鲈鱼……”她终于说了出来。

“在哪儿？在哪儿？”一时大家都问。

“在岬角那儿。有十多条，说不定还不止十多余。”

乌拉帕的话音未落，我们就朝海岸奔去，巴不得能及时赶到那里，鱼还没有蹦回海里，海浪还没有把它们冲走。

我们来到峭壁往下一看，那群白鲈鱼还在岬角上，让太阳照耀得闪闪发亮。可是那时正在涨潮，最大的浪头已经在拍打鱼群，再也不能耽搁。我们把它们一条条拖到潮水达不到的地方。然后，因为它们差不多全都一般大一般重，我们两个妇女合抬一条鱼，把它们抬上了峭壁，弄回家去。

这些鱼够我们部落所有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饱餐两顿用，可是早上两个阿留申人来到我们村子，要求同我父亲讲话。

“你们有鱼，”其中一个说。

“只够我的人吃，”我父亲回答说。

“你们有十四条鱼，”阿留申人说。

“现在只有七条了，我们吃掉了七条。”

“七条里你们能省下两条来。”

“你们营房里有四十个人，”我父亲回答说，“我们的人就更多。而且，你们有你们自己的鱼，你们带来了鱼干。”

“我们吃腻了鱼干，”阿留申人说。

他是一个矮个儿，只有我父亲肩膀一般高，一双小眼睛就象两颗黑卵石，两片薄薄的嘴唇就象石刀的刀锋。另一个阿留申人模样跟他非常相象。

“你们是猎人，”我父亲说。“要是你们吃腻了现在吃的东西，尽可自己去捕鱼。我得为我们的人着想。”

“我们将告诉奥罗夫船长，你拒绝我们分享鲈鱼。”

“好吧，你们去告诉他吧，”我父亲说。“不过也要提提我们拒绝的缘故。”

这个阿留申人向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个人抬起短腿迈开大步，翻过了村子和营房之间的沙丘。

那天晚上我们吃掉了余下的白鲈鱼，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还不知道当我们吃着鱼，唱着歌，围着火听老年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好运即将给卡拉

斯一阿特带来不幸。

三面环岛宽阔的海草区离海岸很近，一直延伸到一里格开外的海面上。即使刮大风的日子阿留申人也要在这里深海区捕猎海獭。他们黎明乘皮划子离岸，要到晚上才拖着杀死的海獭归来。

海獭游泳的时候，样子很象海豹，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它的鼻子比海豹短，一双带蹼的小脚也跟海豹的阔鳍不同，它的皮毛比海豹厚密，而且美丽得多。其他方面也不相同。海獭喜欢仰卧在海草区，随波上下浮动，不是晒太阳就是睡觉。它们是海里最顽皮的动物。

阿留申人就是从这些动物身上猎取毛皮的。

从峭壁上我可以看见皮划子在海草区上来往穿梭，刚刚掠过水面，长镖枪就象箭一样飞来飞去。天黑以后，猎人们把他们的猎获物带回珊瑚湾，在海滩上剥下海獭皮，剔去海獭肉。两个兼管磨尖镖枪的男人担任这项工作，凑着海草点亮的火光一直干到深夜。早晨海滩上满地都是剥去皮的海獭，波浪都让血染红了。

部落里的许多人天天晚上都跑到峭壁上去数数白天杀死的海獭。他们数着死海獭，考虑一张毛皮值多少珠子和其他东西。我却从来不去海湾，回回我看见猎人的镖枪掠过水面上，我都要生气，因为这些动物都是我的朋友。看它们在海草中间游戏晒太阳该多么有趣啊，那比盼望弄串珠子戴在脖子上要有趣得多啦。

有天早上，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我父亲。

“珊瑚湾周围的海里剩下的海獭已经不多了，”我说。“阿留申人没来以前那里多得很。”

“还有很多海獭聚居在岛周围的别的地方，”他回答说，在笑我的无知。“这些猎人走了以后，它们还会回来的。”

“一只也剩不下来，”我说。“猎人们会把它们杀个精光的。今天早晨他们在南边捕猎，下个星期他们就会挪到别的地方去扬猎。”

“那艘船已经装满了毛皮，再过一个星期阿留申人就准备走了。”

我相信，父亲一定以为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岛上，两天以前他曾派我们村里一些年轻人去海滩上用一根圆木打造独木舟，这根圆木是从海里漂来的。

除了让海风吹得生长不良的小树，岛上没有别的村。要过很久才有那么一根圆木漂到岸上来，大家也总是把它抬回村里，放在波浪冲不走的地方打造独木舟。派到海湾去挖空圆木的人，晚上就睡在圆木边上，那就是说他们要在那里监视阿留申人，万一奥罗夫船长打算不拿出一些东西来抵偿我们该得的一份就开船溜走，他们就会立即发出警报。

人人都耽心他会来这么一手，所以除了海湾里有人监视阿留申人的船，还有其他人在监视他们的营房。

时时刻刻都有人来传送消息。乌拉帕说，那个阿留申女人花了整整一下午洗她的皮围裙，这是她到这里来以后，从来不曾有过的。一天清早，拉莫说他看见奥罗夫船长全神贯注地修剪了他的胡子，所以看起来和他刚来时一模一样。磨尖长镖枪的阿留申人已经停止工作，全部时间都用来剥制黄昏带回来的海獭皮。我们卡拉斯-阿特村里的人都知道，奥罗夫船长和他的猎手都在准备离开岛上。他会不会拿东西来换我们该得的一半海獭皮，会不会趁着夜色偷偷溜走？我们的人是不是一定要用武力来取得我们应得的一份？

阿留申人忙于准备离岛，而我们人人都提出了这些问题——只有父亲是例外，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每天晚上都在忙于打造新的镖枪。

#### 四

阿留申人是在一个阴天离开的。北部深海掀起的波浪向海豚岛滚滚而来。这些波涛在岩石上撞得粉碎，连吼带叫冲进了岩洞，白色的水花高高溅起。天黑以前，肯定有一场暴风雨。

破晓后不久，阿留申人撤掉了皮帐篷，把它们抬到海滩上去。

奥罗夫船长没有拿东西偿付我父亲应得的海獭皮。猎人们捆起帐篷的消息传来，部落里所有人都离开村子，急急忙忙朝珊瑚湾奔去。男人们手拿武器走在前头，妇女们紧紧跟上。男人们走下通向海湾的小路，妇女们却隐藏在峭壁上的灌木丛中。

我和乌拉帕一起来到很远的岬角。也就是猎人们刚来时我在那里隐藏的地方。

当时正在退潮，岩石和狭窄的海滩上到处是一捆捆海獭毛皮。一半猎人已经上船。其余的正在蹚水把毛皮扔上小船。阿留申人一边干活一边笑闹，仿佛他们离开海豚岛十分高兴。

我父亲正在同奥罗夫船长谈话。由于猎人们的吵闹声，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但是根据我父亲摇头的方式来看，我知道他一定很不高兴。

“他生气了，”乌拉帕小声地说。

“还没有生气，”我说。“真气的话，他要拉耳朵的。”

正在打造独木舟的人也已经停手，留神看着我父亲和奥罗夫船长。部落里的其他男人则站在小道口。

小船装满海獭皮向大船驶去。小船靠近大船，奥罗夫船长举手发出一个信号。小船重新回来时，船里装着一口黑箱子，两个猎人把它抬到海滩上来。奥罗夫船长揭开箱盖，抽出几个项圈。当时天空几乎不透光线，可是当他来回摆动项圈时，圈上的小珠子仍然在闪闪发光。我旁边的乌拉帕激动得屏住了呼吸，我也能听到藏在灌木丛里的妇女们正在高声喝采。

可是我父亲把头摇摇，在箱子面前背过身去，这时喝采声嘎然而止。阿留申人站在那里沉默不语。我们的人离开了小道口，向前移动了几步，站在那里看我父亲的眼色行事。

“一张海獭皮换一串珠子这种交易我们不干，”我父亲说。

“一串珠子再加一个铁镖枪头，”奥罗夫船长举起两只手指头说。

“这个箱子不可能装那么多，”我父亲回答说。

“船上还有几口箱子，”俄国人说。

“那么把它们都搬上岸来，”我父亲说。“船上有一百零五包海獭毛皮，海湾这里还有十五包。你还需拿出三口这样大小的箱子。”

奥罗夫船长对他手下阿留申人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不过话的意思很快就清楚了。小海湾里还有许多猎人，他的话音刚落，他们就动手把海獭皮往小船上搬。

我身旁的乌拉帕一直在气喘吁吁。“你看他会给我们另外几口箱子吗？”她低声地说。

“我不相信他。”

“他把毛皮弄上大船，说不定就会离开。”

“十有八九是这样。”

猎人们须走过我父亲面前才能上小船，当第一个人向他走近，他就上前

去拦住去路。

“其余的毛皮说什么也得留下，”他面对奥罗夫船长说，“把箱子送来才能拿走。”

俄国人直僵僵地挺起身子，指指正在朝岛上吹来的云朵。

“我要在暴风雨到来以前把货装好，”他说。

“给我们另外几口箱子。之后我会用我们的独木舟帮你装货。”我父亲回答说。

奥罗夫船长不吭声。他的眼睛在朝海湾周围慢慢扫视。他看了看我们站在十几步开外岩石岬角上的人。他又打量一下峭壁上的人，这才把眼光收回来看我父亲。这时他又对手下的阿留申人讲了几句话。

我不知道谁先动手，是我父亲先举起手拦阻猎人，还是那个背包的猎人先往前冲，把我父亲推在一边。这些都突如其来，我简直分不清楚。我蹦了起来，乌拉帕尖声大叫，峭壁四周也响起一阵喊声，与此同时我只见礁石上有一人躺了下来，那是我父亲，满脸鲜血。他正在慢慢地站起身来。

我们的人举起镖枪冲下了岬角。大船甲板上冒出一股白烟。一个强烈的响声在峭壁上回荡。我们五个战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乌拉帕又尖叫了一声，往海湾里扔了一块石头。石头掉在奥罗夫船长身边，没有伤着他。于是峭壁顶上到处都在往海湾里扔石头，打中了几个猎人。我们的战士冲上去把他们按倒在地，打得难解难分。

我和乌拉帕站在峭壁上看着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只怕扔出手里的石头，会伤着我们自己的人。

阿留申人扔下海獭毛皮包，腰里拔出了刀子，我们的战士也向他们冲了上去，于是两边的人在海滩上轮番地冲来杀去。有些人倒在沙子上，又爬起来重新厮杀。还有一些人倒下去了再也没有爬起来，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有好一阵子，我们似乎会赢得这场战斗。可是战斗一开始划回大船的奥罗夫船长又带回来许多阿留申人。

我们的战士被迫退到峭壁上。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但他们还在小路口继续战斗，不愿后退。

这时风刮了起来。奥罗夫船长和阿留申人忽然掉头向小船奔去。我们的人没有去追赶。猎人们上了大船，扬起了红帆，大船在守卫海湾的两块礁石之间开始慢慢移动。

大船消逝以前甲板上又升起一股白烟。乌拉帕和我在沿着峭壁奔跑，我们的头上响起了一阵仿佛大鸟鼓翅飞去似的呼呼声。

我们在暴风雨中奔跑，瓢泼大雨扑打着我们的脸。那时其他妇女也在我们身边跑，她们的哭喊声盖过了风声。跑到小道口，我们碰见了我们的战士，许多人都在海滩上战斗过，几乎没有人离开战场，而且都受了伤。父亲躺在沙滩上，波涛已在冲刷着他。看着他的遗体我马上想到，他不该把自己的秘密名字告诉奥罗夫船长，回到村里。所有流泪的妇女和悲伤的男人都说，由于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以致在同阿留申人和卑鄙的俄国人的战斗中没能活着回来。

## 五

那天晚上是卡拉斯—阿特村上所有人记忆中最可怕的时刻。浩劫那一天黎明时分，把年纪太大不能战斗的老年人算在内，全部落一共四十二个男人。而当夜幕降临，妇女们把牺牲在珊瑚湾海滩上的人抬回村子时，只剩下了十五个男人，其中七个是老年人。

全村妇女没有一个不失去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的。

暴风雨持续了两天，第三天我们把牺牲的人埋在南部高地上。死在海滩上的阿留申人给我们点火烧掉了。

这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村子里冷冷清清。人们要找吃的东西才出去一趟，回来就默默无语地胡乱吃一些。有些人想离开村子，乘独木舟到一个叫做山塔·卡塔利拉的岛上去，这个岛在东方尽头，但其余人说，那个岛上淡水少得可怜。末了大家一起开了个会，决定还是留在卡拉斯—阿特。

会上也推选了一个新头人来接替我的父亲，他名叫克姆基。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年轻的时候就有好人、好猎人的名声。就在他当选头人的那天晚上，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道：

“诱捕飞禽、深水打鱼和打造独木舟的人差不多都牺牲了。过去妇女呆在家里烧饭缝衣，不要干其他活儿，现在不得不代替男人，去对付村外的各种危险。为这，卡拉斯—阿特会出现一些怨言，也会有人想逃避责任。这些人将受到惩罚，因为没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都得灭亡。”

克姆基给部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分配了工作，给乌拉帕和我分配的是搜集鲍鱼的任务。这种海贝生长在沿岸的岩石上，多得很。退潮时我们把它们搜集在篮子里，提到方山上，把深红色的鲍鱼肉从壳里挖出来，放在平坦的岩石上晒干。

拉莫的任务是看守鲍鱼，不让海鸥，特别是野狗吃掉。我们村里有十多条狗，主人死了以后，它们离开了村子，加入了岛上到处游荡的野狗群。它们很快变得跟野狗一样凶恶，回到村子里来无非是为了偷吃东西。每天将近黄昏，乌拉帕和我帮助拉莫把鲍鱼放进篮子，提回村子，妥善地保存起来。

这时，其他的妇女则在长满仙人掌的灌木丛中，采集号称“金枪鱼”的红苹果。她们还捕了很多鱼、网了很多鸟。妇女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使我们分到的东西实际上比以前男人们打猎时还多。

村里的生活按说应该太太平平，但实际并非如此。男人们说妇女们担当了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任务。尽管现在她们变成了猎手，男人们还是瞧不起她们。这就常常惹出很多麻烦，后来克姆基下令重新进行分工——从今以后还是由男人打猎，妇女收割。当时已经有了充足的过冬食物，由谁来打猎实际上无关紧要。

但这还不是卡拉斯—阿特村秋冬不平静的真正原因。那些在珊瑚湾战斗中死去的人还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到岛上或海上任何地方，也不管是打鱼、吃饭或者晚上坐在篝火旁边，我们都会想起他们。我们全都怀念着某一个人，我怀念的是我父亲，他是那样高大、强壮和仁慈。几年以前我母亲就死了，自那以后，乌拉帕和我都一心想承担起母亲的担子，乌拉帕比我大几岁，操劳得就更多。现在父亲又去世了，照顾拉莫更不容易，况且他经常调皮捣蛋。

卡拉斯—阿特村的别的人家也是如此，我们怀念死去的人。落在我们心上的负担要比落在我们肩上的负担沉重得多。

秋天食物储存了起来，家家户户篮子里都是满满的，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念他们，于是我们村子传染了一种病，人们坐在那里，不说也不笑。

春天，克姆基把整个部落召集在一起。他说，整个冬天他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打定主意，他要乘独木舟到东边一个国家去，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东边就有了这样一个国家，而且他曾经去过一次。去到那里需要好多日子，但他还是要到那里去，给我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将一个人去，他不能抽出更多男人去作这样一次旅行，他会回来的。

克姆基离开那天是一个大晴天。我们都到海湾去送行，看他把一只大独木舟推下水，里面装了两篓子淡水和够吃许多天的“金枪鱼”和鲍鱼干。

我们目送克姆基荡桨穿过狭窄的礁石口，慢慢划出海草区，进入大海，他在那里向我们挥手，我们也向他挥手。朝阳在海面上照出了一条银白色的水道。他就沿着这一条水道渐渐消失在东方。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谈论这次旅行。克姆基能不能到达这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呢？他会不会在冬天过去以前就回来呢？会不会永远不再回来了呢？

那天晚上海风劲吹，波浪拍岸，我们都围在篝火旁边谈个没完。

## 六

克姆基才离开一个月，我们就在盼望他归来。天天都有人到峭壁上去了望大海。即使狂风暴雨或大雾笼罩的日子也不例外。白天峭壁上总有一个人在那里了望。晚上我们围坐在篝火旁，都很想知道，第二天早晨的太阳会不会带他回来。

但是，春来春去，大海上依旧空无船影，克姆基没有回来！

那年冬天很少风暴，雨也下得不大，雨季很早就结束了。这种情形告诉我们：需要节约用水。过去泉水有时也会低落下去，却没有人去担心这种事，现在却似乎件件事情都会引起一阵惊慌。很多人害怕我们会渴死。

“还是琢磨琢磨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吧，”接替克姆基的马塔赛普说。

马塔赛普指的是阿留申人，从前他们都是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里到这里来的。峭壁上的了望者开始搜索海上的红帆，村里开了一次会，商量阿留申人来了如何对付。如果他们攻击我们——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没有力量阻止他们登陆，也无法抵抗活命。因此，我们打算一看见他们的船就逃之夭夭。

我们在独木舟里储存了食物和淡水，然后把一只只独木舟隐藏在海豚岛南部的岩石上。那里的峭壁又陡又高，我们用粗壮的海草编成结实的绳子，把绳子拴在峭壁上端的岩石上，一直挂到水面上。一看见阿留申人的船，我们马上到峭壁集中，从那里滑下去，然后乘独木舟逃到山塔·卡塔利拉岛去。

虽说珊瑚湾的入口狭窄，船只晚上通过很不保险，我们除了白天派人看守以外，黄昏到黎明也都派了人在那里看守。

过了不久，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守夜人中的一个跑回了村子。当时人人都已入睡，他的叫喊声很快惊醒了我们。

“阿留申人来啦！”他喊叫道。“阿留申人来啦！”

这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消息。我们早就作好准备，可是卡拉斯—阿特村还是慌成了一片。马塔赛普从这个草屋走到那个草屋，让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去收拾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浪费时间。我带上了丝兰纤维织的裙子，那是我花了许多天工夫才做成的，做得非常漂亮，我还带了一条海獭皮披肩。

我们悄悄地从村子里鱼贯而出，踏上了通往隐藏独木舟地方的小路。月亮渐渐发白，东方已露出微弱的光亮，强劲的风又刮了起来。

我们刚走不到半里格远，报警的人追赶了上来。他向马塔赛普报告，我们聚在一起，把他围在中间，听他报告。

“我报警以后又回到海湾去看看，”他说，“我刚到那里，船已经能清清楚楚看到了，停泊在两块守卫港湾的礁石外面。这艘船比阿留申人的船小，帆是白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你看到船上的人吗？”马塔赛普问。

“没看到。”

“不是去年春天到这里来的那艘船吧？”

“不是那艘船。”

马塔赛普没出声，他在琢磨这个消息。然后他吩咐他们还是到独木舟那里去，在那里等他，他要回去看看。这时天已经亮了，我们很快翻过沙丘向峭壁走去，等我们到达那里，太阳已经出来。

寒风越吹越猛，尽管我们有玉米面可以做顿早餐，我们还是没生火，

惟恐船上人会看见炊烟。我们只好吃一点点鲍鱼干充饥。吃过点东西，我弟弟爬到峭壁上面去了。自从独木舟藏好以来，没有人下到岩石去过，我们也不知道那些独木舟是否完整无缺地藏在那里。在拉莫离去的同时，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连奔带跑翻过了沙丘。原来那是南果，带来了马塔赛普的口信。尽管天气寒冷，他身上直冒热气，他站在那里费了好大劲想缓过气来。我们都在等他，催他快讲话，不过他脸上喜气洋洋，我们知道他一定带来了好消息。

“快说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我一口气跑了一里格多，”他说。“累得讲不出话来。”

“你不是正在说话吗？”有人说。

“快说，南果，快说呀，”大家七嘴八舌都在喊叫。

南果在跟我们闹着玩儿。他敞开胸，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环视一下周围的面孔，仿佛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在盯着他看。

“那艘船，”他终于开了腔，慢条斯理地说“不是我们敌人——阿留申人的。船上有一些白人，他们来的地方正是克姆基离开岛去的那个地方。”

“克姆基回来了吗？”一个老头插嘴问。

“没有回来，不过正是他看见了白人，并且央告他们到这里来的。”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乌拉帕问。

“船上有男孩吗？”拉莫问，他已经回来，嘴里不知塞了些什么东西。

仿佛人人都在抢着说话。

南果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对他来说，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他的嘴在同阿留申人战斗中挨过一刀，从此以后，看上去总是一副笑脸。他举手让大家安静下来。

“这艘船是专程到这里来的，”他说，“来带我们离开卡拉斯—阿特。”

“那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

这艘船不属于阿留申人，倒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是白人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说。“克姆基知道，是他请求白人带我们到那里去的。”

南果没再说什么，他转身就走，我们都跟着他。我们对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

## 七

晚上我们一心想快点逃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现在回家去捆扎篮子，大家都很高兴。南果串东家走西家，去催促大家快一点。

“风越来越大，”他大声说。“船要开走啦。”

我把想要带走的東西塞满了两只篮子。三根鲸鱼骨做的针，一只打眼的鞋钻，一把刮兽皮的石刀，两口做饭的锅，一个贝壳做的小盒子，里面装着许多耳环。

乌拉帕有两盒耳环，她比我更爱虚荣，她把耳环盒放进篮子，还用蓝色的泥土在她鼻子和颧骨上画上一道淡淡的标记。这个标记表明她还没有出嫁。

“船开啦！”南果喊叫道。

“要是它开走啦，”乌拉帕也冲他大喊大叫，“暴风雨过后，还会再回来的。”

我姐姐同南果正在相爱，她取笑南果道：

“会有别的男人到这个岛上来的，”她说。“他们比要走的人英俊得多，勇敢得多。”

“你们都长得奇丑八怪，他们准会大吃一惊马上离开的。”

我们离开村子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沙子在扑打我们的脸。拉莫提着一个篮子连蹦带跳跑在我们前面，可是不久他跑回来说，他忘了把他的捕鱼镖枪带走。南果正站在峭壁上催我们快走，所以我不让他回去拿。

这艘船在海湾外面下锚，南果说，由于风浪太大，船不可能再往岸边靠拢。浪头正象雷鸣一般地撞击着岩石。极目望去，海岸边上全是泡沫。

两只小船给拉上了海滩。船边站着四个白人，我们从小道走下去时，其中一人招招手要我们走得快一点。他对我们讲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部落的男人，除了南果和马塔赛普头人以外，都已经上了船。南果说，我弟弟拉莫也在船上。刚才我跟他讲，他不能回村子去取镖枪，他就跑到头里去了。南果说他跳进了离开海湾的头一只小船。

马塔赛普把妇女分成了两个组。然后把小船推下了水，船在水里东摇西晃，我们设法爬上去，尽量稳住身子。

海湾多少还能挡掉一些风浪，一穿过礁石之间的通道，进入大海，大浪就向我们袭来。船上顿时一片混乱。浪花飞溅，白人你喊我叫。小船颠簸得非常厉害，以致一瞬间看见大船，转眼却又不见了。最后我们总算靠近了大船，也不知怎么地竟爬上了甲板。

这艘船很大，比我们最大的独木舟还要大许多倍。船上有两根高高的桅杆，桅杆中间站着一个蓝眼睛、黑胡子的年轻人。

他是白人的首领，他一发号施令，别的白人连忙照办。高高的桅杆上升起了船帆，有两个男人开始拉动铁锚上的牵索。

我叫唤我的弟弟，我晓得他生性好奇，怕他会去妨碍正在工作的人。大风淹没了我的声音，他没有回答。甲板上拥挤不堪，简直无法走动，我从甲板一头挤到另一头，不断喊叫他的名字。还是没有回答。谁也没有看见他。

最后我找到了南果。

我吓坏了，大声问道：“我弟弟在哪里？”

他把海滩上告诉我的话又说了一遍，他还没说完，站在他身旁的乌拉帕

伸手指指岛上。我越过甲板往海边一看，那里不正是拉莫，高举着捕鱼镖枪，在沿着峭壁奔跑。帆篷已经张满，大船正在缓缓移动开去。人人都在朝峭壁上张重，甚至白人也不例外。我跑到一个白人跟前，指指峭壁上的拉莫，可是他摇摇头，掉过头去。船速开始加快。我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

马塔赛普头人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们不能等拉莫，”他说。“再等的话，船就会撞到岩石上去的。”

“要等他！”我声嘶力竭地叫喊。“要等等他呀！”

“过几天船会回来接他的，”马塔赛普说。“他不会出事的。有东西吃，有水喝，也有地方睡。”

“不行，”我哭喊道。

马塔赛普的面孔象块石头。他不再理我。我再次尖声大叫，可是我的声音淹没在咆哮的风中。人们围在我身边，重复马塔赛普的说话，但他们的话安慰不了我。

拉莫从峭壁上消失了，我知道他正在沿着小路奔向海滩。

船开始绕过海草区，我满以为它将折回岸上去。我屏住呼吸等待着。谁知船的方向在渐渐改变。它在向东方驶去。就在这一瞬间，我三脚两步跨过甲板，尽管许多手向我伸来，想把我拉回去，我还是一头栽进了海里。

一个浪头盖没了我的头顶，我在一个劲儿地往下沉，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天日了。等到我从水里冒出来，大船已经远去。透过浪花只能看到半片帆影。那只装着我全部家当的篮子，还牢牢抓在我的手里，沉得要命。我心里明白，手挽一只篮子是不可能游泳的。我让篮子沉下海底，开始朝岸上游去。

我模模糊糊看见守卫珊瑚湾入口的两块礁石，但我并不害怕。有好多次我游得比这还远呢。不过在暴风雨里游水，这还是头一回。

我一边往岸上游，一边在反复考虑到了岸上如何处罚拉莫。可是当我脚触沙子，看见他站在浪边，手拿他的捕鱼镖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把原先的打算忘得干干净净，反倒跪在沙子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船已经无影无踪。

“船什么时候回来？”拉莫问，眼里噙着泪水。

“很快就回来，”我说。

唯一使我生气的是，我花那样长时间精心做成的丝兰纤维裙给糟蹋掉了。

我们爬上小道时，风越刮越猛，沙子盖没了方山，一脚踩上去，沙子在我们的腿脖子周围刷刷地漏下去。沙子也遮蔽了天日。既然找不到回村的路，我们就在一些岩石中间避风。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夜幕降临。那时，风小了一些，月亮也出来了，我们趁着月色回到了村子里。

冷冷的月光下，一座座草屋仿佛鬼影一般。我们走近草屋，只听得一阵走动的声音。我以为是风声，走近一看，只见几十条野狗在草屋之间乱转。它们躲避我们，一面走一面向我们嚎叫。

这群野狗一定是我们离开不久溜进村子的，我们没有带走的鲍鱼填饱了它们的肚子。经过这群野狗的洗劫，我和拉莫不得不费很大劲才找到一些食物，吃顿晚饭。我们在一堆小火旁吃饭时，还能听到不远小山上的狗吠声。整整一晚上，大风把它们的嚎叫声传到我的耳畔。直到太阳出来，我踏出草屋，这群野狗才匆匆忙忙朝岛的北部跑去，狗窝就在那边的大山洞里。

那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在搜集食物。风不停地吹，浪打着海岸，礁石上我们去不了啦。我在峭壁上搜集海鸥蛋，拉莫用镖枪在一个潮水形成的池里又了一串小鱼。他把这串小鱼甩在背上带回家来，走起路来神气活现。他觉得这样已经弥补了他造成的过失。

凑上我在峡谷里采集的谷种，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我不得不在一块平坦的礁石上做饭。我的饭碗沉到海底去了。

那天晚上野狗又来了。它们被鱼的香味所吸引，坐在小山上狂吠和相对嚎叫。我透过火光看得见闪烁在它们眼睛里的光亮。黎明时候它们才离开。

这一天海洋特别平静，我们可以到礁石中间去搜寻鲍鱼。我们用海草编织了一个粗糙的篮子。不到太阳当顶，我们就把篮子装满了。抬着鲍鱼回家的路上，我和拉莫在峭壁上停了下来。

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可以朝大船离开的方向望得很远很远。

“船会回来吗？”拉莫问。

“说不定会回来，”我回答他，虽然我心里并不这样想，“不过多半要过很多天才能来，他们去的那个国家离这里很远。”

拉莫抬头望着我，他那乌黑的眼珠闪闪发光。

“就是船永远不来，我也不在乎，”他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我问他。

拉莫想着心思，他用镖枪尖在地上戳了个洞。

“为什么？”我又问。

“我愿意和你一起呆在这里，”他说。“这里比别人都在的时候要好玩得多。明天我到藏独木舟的地方去，弄一只回珊瑚湾来。我们乘独木舟去打鱼，绕着这个岛好好看看。”

“它们太重，你弄不下水的。”

“你等着瞧吧。”

拉莫敞开胸脯。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串海象牙，不知是谁留下的。他戴起来显得太大，而且海象牙已经裂口，可是当他把镖枪插在我们中间时，它们还能发出格格的笑声。

“你忘了我是科威格的儿子，”他说。

“我没有忘记，”我回家后说。“可是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有一天你会

长得又高又壮，那时你就能够摆弄一只大独木舟了。”

“我是科威格的儿子，”他又说，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忽然瞪得大大的。“我是他的儿子，既然他死了，就由我接替他的位置。我现在是卡拉斯—阿特的头人。干什么都得听我的。”

“不过你先得成为一个成年人。按照部落的习惯，那时我不得不用尊麻枝条抽打你，然后把你拴在一座红蚂蚁山上。”

拉莫的脸变得苍白起来，他曾看过部落举行的成年仪式，而且记得很清楚。我很快又说，“既然没有人来举行这种仪式，你也说不定不必经受尊麻的抽打和蚂蚁的叮咬啦，拉莫头人。”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对我是不是合适，”他微笑着说。他把镖枪朝一只飞过头顶的海鸥扔去。“我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

我看着他大步走去把镖枪捡起来，他的胳膊和腿细得象棍子，这样一个小男孩，居然戴着一大串海象牙。现在他成了卡拉斯—阿特村的头人，和他在一起，一定会遇到更多麻烦，可是我还是想去追他，把他搂在怀里。

“我想出一个名字，”他回来时说。

“什么名字？”我一本正经地说。

“我叫坦约西特罗伯头人。”

“那是一个很长的名字，叫起来太费劲。”

“你很快就会学会的，”坦约西特罗伯头人说。

我不想让坦约西特罗伯头人单独一个人到藏独木舟的地方去，可是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拉莫不在草匣里。他也不在草屋外面。这时，我才知道，他天不亮就已经起床，独自走了。

我吓坏了。我想到所有可能降临他头上的危险。确实，以前他曾在海草绳上爬下去过，可是即使他把最小的独木舟推下岩去，也很难办到。就算他真的让一只独木舟浮到水面，自己也没磕伤撞坏，他是不是能荡桨绕过潮水湍急的沙坑呢？

想到这些危险，我立即动身去追赶。

在小路上没走多远，我就疑惑起来，我不让拉莫自己到峭壁上去，究竟是否应该。谁也说不上船什么时候回来接我们。在没来接以前，就我们两个在岛上生活。因此，跟大伙儿生活在一起对不是，我处处都要他的帮助，他应该早早成人是。

忽然我掉转身来，朝通向珊瑚湾的小路走去。如果拉莫能把独木舟放进水里，并穿过潮水汹涌的沙坑，他会在太阳高挂天空的时候到达港湾的。我应该在海滩上等他，要是没有人在那里迎接他，在海上兜这么一圈那该多么没意思啊？

我暂时不去想拉莫，在礁石上寻找蠕虫。我想到，我们需要搜集食物，设法好好保存起来，免得我们不在村子里的时候让野狗吃掉。我也想到了那艘船。我在努力回忆马塔赛普对我说过的话。我头一次对船是否会回来起了疑心。我一边提心吊胆，一边在礁石上挖贝壳，还不时停下来，恐惧地看看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

太阳愈升愈高。还不见拉莫的影踪。我开始不安起来。篮子装满了，我把它提到方山上去。

从那里我往港湾下面看，并沿着海岸把目光移向那象鱼钩一样插入大海的沙坑。我可以看见细小的波浪滑上沙子。更远的地方，急流你追我赶，激

起一抹弯弯曲曲的泡沫。

我在方山上一直等到太阳当头。然后我急急忙忙赶回村子，盼望拉莫在我外出的时候已经回来。可是草屋是空的。

我很快挖了一个洞把海贝埋起来，推来一块大石头把洞口盖住，防备野狗来偷吃，然后我动身朝岛的南部走去：

到那里去有两条小路可走，在一条狭长的沙丘两旁。我走的那条路上没碰见拉莫，我心想，他可能会从另一条我看不见的小路上回来。我一边跑一边叫他的名字。我听不见回答的声音。可是我听得很真，远处有狗叫的声音。

峭壁越来越近，狗吠声也越来越大。有时忽然停止，稍停片刻，又叫了起来。声音是来自沙丘的对面，我离开小路，踩着沙子爬到沙丘顶上。

离沙丘不远、靠近峭壁的地方，我看见一群野狗。有好多条，正围成一个圆圈打转。

圆圈中间正是拉莫。他朝天躺着，喉咙上面有很深的伤痕。他静静地躺着。

我把他抱起来，这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身上还有野狗咬过的牙齿印。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根据地上的脚印判断，他根本没有到达峭壁。

离他不远，地上还躺着两只狗，一只狗肚子里还插着折断的镖枪。

我把拉莫抱回村子，走到家里太阳早已下山。这群野狗一路跟着我，等我把他安放在草屋里、手拿木棒出来时，它们这才跑到一个小山上去，一只长鬃毛、黄眼睛的大灰狗是它们的头，走在最后面。

天愈来愈黑，但我还是跟着它们爬上了小山。它们一声不响在我前面慢慢退却。我跟着它们翻过两座小山，穿过一条小小的狭谷，第三座小山正面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岩石的一头是一个山洞，野狗一个一个走了进去。

洞口太宽大高，无法用石头堵死，我收集了一些干柴，点起了火，我想，我可以把柴火往山洞里推，整个晚上不断往里添火，便能把柴火越推越深。可是没有这样多的干柴。

月亮升起的时候，我离开山洞，穿过狭谷，翻过两座小山回到了家里。

整个晚上我都坐在弟弟的尸体旁边，没有睡觉。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把山洞里的野狗杀光。我在想怎样去杀死它们，不过想得更多的是我的弟弟拉莫。

## 九

这段时间许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日出日落过去了许多天。我在想现在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该怎么办。我不离开村子。直到我把所有的鲍鱼都吃光了，我这才出门一次，再去搜集一些鲍鱼。

但是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住到村子里去啦。

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远处传来波涛拍岸的声音。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村子是那样的安静。雾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回荡，飘动的雾形成各种各样模糊的人影，使我想起所有死去的人和离去的人。波涛拍岸的响声也仿佛就是他们在絮絮讲话。

我久久坐在那里，看着这些雾影，听着这些声音，直到太阳出来，晨雾消散，我才在房墙上点着了火。当这间草屋烧光以后，我又去点另一间草屋，就这样，我把所有的草屋一间又一间烧掉了，只留下一堆灰烬作为这里曾经是卡拉斯—阿特村的标志。

除了一篮子食物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的，因此我走得很快。夜晚来临以前，我就到了预定的地点，我决定在那里一直住到大船回来。

我去的地方是在离珊瑚湾西部半里格的一个高地上。高地上有一块大岩石和两棵生长不良的树。岩石后面是一块约有十步宽没有杂树乱草的空地，风吹不着，还能从这里看到港湾和大海。有一股泉水从附近的狭谷里流出来。

那天晚上我爬到岩石上去睡觉。岩石顶上平平整整，正好够我伸腿睡直。它离地很高，睡觉也用不着害怕野狗。从野狗咬死拉莫那一天以来，我没再见到它们，但我肯定它们不久就会到我新的宿营地来。

我随身带来一些食物，以后还要陆续搜集。这块岩石也正是我储藏食物最保险的地方。既然现在还是冬天，大船随时可能回来，没有必要储藏不必要的食物。这就使我有时间去制造武器防备野狗，我觉得它们总有一天会来袭击我的。我要把它们杀个精光。

我在一间草屋里找到一根木棒，但我还需要弓箭和大镖枪。从死狗身上取下来的那根镖枪太小了，用来叉鱼很称手，干别的就不行。

卡拉斯—阿特的法律禁止部落里的妇女制造武器，所以我出去寻找可能留下来的任何武器。首先我去原来村子的所在地，我用筛子筛灰寻找镖枪头，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然后我又去藏独木舟的地方。我相信，那里除了食物和淡水，说不定也储存了一些武器。

峭壁下面的独木舟里也没有找到什么。这时我想起了阿留申人带到岸上来的箱子，便动身朝珊瑚湾走去。在战斗中我看见那只箱子是放在沙滩上的，只是猎人们逃跑的时候有没有把箱子带走，那就记不清了。

除了风暴刮上来的一排排海草，海滩上空无一物。潮水退走了，我在原来放箱子的地方寻找。

这个地方就是乌拉帕和我看打仗站立的岬角下面。沙子表面很平滑，我用一根木棍挖了许多小洞。我在一个方圆很大的地方挖个不停，心想，风暴带来的沙子可能把箱子掩埋起来了。

在这方圆中心的地方，木棍触到一样坚硬的东西，我满以为是块礁石，可是我再用手往下挖，却发现是那只箱子的黑盖子。

我整整干了一上午，才把箱子上面的沙子拨开。由于海浪的冲刷，箱子

埋得很深，我没有打算把它挖出来，只是想把沙子拨开，好揭开盖子。

随着太阳升高，海潮向海滩涌来，把沙子滚满了我挖的坑，一个个波浪把箱子越埋越深，直到把它整个儿掩埋起来。我站在原地不动，打起精神顶住波浪，这样我就不需要重新寻找箱子。潮水退下去以后，我又开始用脚挖，越挖越深，然后再用双手去挖。

箱子装满了珠子、手镯和五颜六色的耳环。我忘记了我是来找镖枪的。我把一件件装饰品取出来在阳光下来回转动，让它们闪闪发光。我戴上一串最长的蓝珠子和一对蓝手镯，这对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非常合适，我在岸上走来走去，十分自得。

我一直走到海湾的尽头。珠子和手镯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我踏着波浪走到那里，觉得自己好象是头人的新娘。

我来到发生战斗的小路上。忽然想起在这里牺牲的人，想起了带来戴在我身上这些宝石的人。我回到箱子那里去。我久久站在箱子旁边，看看手上的手镯和脖子上的珠子，在阳光照射下它们显得那样美丽，那样晶莹可爱。“它们不是属于阿留申人的，”我说，“它们属于我。”不过我说是这样说，心里很明白我是决不能戴这些东西的。

我把它们一件件摘下来。把箱子里别的念珠也取了出来。然后我走进浪花，把它们扔进很远很远的深水里。

箱子里没有铁镖枪头，我把盖子盖上，用沙子埋住。

我在小路口踏看一遍，也没有找到对我有用的东西，只好放弃寻找武器的打算。

有好些日子我都没有再去想武器的问题，直到一天晚上野狗来了，蹲在岩石下面嚎叫。天一亮它们走了开去，不过走得不远。白天我看得见它们鬼鬼祟祟地穿过灌木丛，监视着我。

那天晚上它们又回到高地来了。我把晚饭吃剩的东西都埋起来了，可是还是给它们挖了出来，为了抢夺这些残羹剩饭，它们又噪又咬，互相厮打。然后它们又开始在岩石脚下走来走去，嗅嗅空气中的气味，它们闻得到我的踪迹，知道我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躺在岩石上，它们就在我下面转悠。岩石很高，它们爬不上来，但我还是害怕。我躺在那里琢磨，要是我违犯部落禁止妇女制造武器的法律，要是我把这些法律完全抛在一边，去制造我必须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难道我制造武器，风真会从世界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吹来闷死我吗？难道真会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大地也会震动，把我埋在震倒的岩石下面？难道真象另一些人说的那样，大海会在一次可怕的洪水中升起，把岛都淹掉吗？难道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武器也会在手里断掉吗？我父亲就是这样说的。

整整两天，我考虑着这些事情，到了第三天晚上，那些野狗又来到岩石下边，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什么降临我的头上，我都要制造武器。早晨我就开始工作，尽管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想用海象牙做镖枪尖，因为它很坚硬，形状也正合适。我的宿营地附近海岸上有很多这种动物，但我没有杀死海象的武器。我们部落的男人通常用雄海草织成网来捕捉它们，趁它们睡觉的时候，把网撒在它们身上。这样做至少需要三个人，即使这样，海象还会常常拖着网跑到海里溜掉的。

我只能用树根代替，我把它削尖，放在火里烤烤硬。再用海豹绿色的皮

筋把它绑在一根长杆子上。那头海豹是我用石头砸死的。

制造弓箭花了我更多时间，使我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我有一根弓弦，但要找到一根能够弄弯而又有适当弹力的木头很不容易。我在峡谷里找了几天才找到。蓝色的海豚岛上，树木是很稀少的。不过做箭的木头倒比较容易找，箭头上的石头和箭杆梢上的羽毛也比较容易找。

单单搜集这些东西倒还不是最困难的。我曾经看别人制造这种武器，自己却知道得很少。冬天夜晚，我曾经看到我父亲坐在草屋里削刮木头，制作箭杆、削凿石头制作箭头。然后把羽毛扎在箭杆上，不过我虽然眼睛望着他，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我看是在看，可是一个将来要自己动手的人，是不会带着我那种目光去看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失败了许多次，才制成勉强能用的弓箭。

现在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去岸边搜集海贝也好，去峡谷提水也好，我都用吊索把这个武器带在背上。我也练习过使用弓箭和镖枪。

在我制造武器的那些天里，野狗没来我的宿营地，虽说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它们的嚎叫声。

武器做好以后，有一次我看见野狗群的头，也就是那条黄眼睛的灰毛狗，在灌木丛中望着我。我那时去峡谷提水，它就站在泉水高头的小山上往下看我。它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把头露出在灌木丛顶。它离我太远，箭射不着它。

白天我无论去什么地方，只要带着我的新武器，我心里就觉得踏实，我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以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那些咬死拉莫的野狗。我没有再到野狗住的山洞里去，我相信不久它们就会到我的宿营地来。每天晚上我还是爬到岩石上去睡觉。

头一天晚上，因为岩石有些不平，睡得不舒服，后来我从海滩上拣回来一些干海草，给自己铺了一张床。

住在高地上倒也自得其乐。头顶星光灿烂，我躺在那里数我知道的星星，给我不知道的许多星星起名字。

清晨，海鸥从峭壁裂缝里的鸟窝中飞出来，打几个盘旋落在潮水池旁，先用一条腿独立，然后用另一条腿独立，用弯弯的尖嘴往自己身上泼水，啄理羽毛。之后，它们才飞开去，在海岸上觅食。海草区外面，鹈鹕已经开始捕食，它们在清澈的水面上翱翔，要是看到一条鱼，它们便一头栽下去，把海水溅得老高，连声音我都听得见。

海獭在水草中捕食的情形，我也留心观察过。这些容易受惊的小动物在阿留申人离开后不久就回来了，现在似乎又和过去一样，数目多得很。初升的太阳象金子一样洒在它们光滑的毛皮上。

但当我躺在高高的岩石上观望着天上繁星的时候，我还想着白人的大船。黎明的曙光刚在海上铺开，我头一眼总要朝珊瑚湾的小港口看看。每天早晨我都要在那里寻找船的踪迹，以为它可能昨天晚上已经来了。可是，天天早晨除了一群群海鸥飞过海面，我什么东西也看不到。

卡拉斯—阿特村人都在的时候，我总是太阳没有出来就起床，忙着各种活儿。可是现在没事可干，太阳升得老高，我才离开岩石。我先吃早饭，然后到泉水边去，在温水里洗个澡。之后再海边去搜集一些鲍鱼，有时候也用镖枪叉条鱼，当晚饭吃。天没有黑，我就爬上了岩石，望着大海，一直

到它在夜幕中慢慢消逝。

船没有来，就这样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

夏天是蓝色的海豚岛最好的季节。那时太阳暖洋洋的，海风有时从西边，有时从南边吹来，都比较温和。

船很可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回来。现在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岩石上，越过高地凝视东方，朝我们部落远渡茫茫大海而去的国家眺望。

有一次，我在守望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以为是艘船，后来看见从它身上升起一股海水，才知道那是一条正在喷水的鲸鱼。整个夏天我再没有看见别的东西。

冬天的头一场暴风雨破灭了希望。如果白人的船要来接我，也得在气候好的时候才来。现在我只好等到冬天过去，说不定还要等得更久。

太阳从海里升起，又慢慢地回到海里，就这样日复一日。岛上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这点，我心里充满了孤独的感觉。前些日子我没有感到过这样孤独，因为我相信船会回来，正如马塔赛普说的那样。现在希望落空了，才觉得真正的孤独。我吃不下多少饭，也没有一天晚上不做恶梦。

暴风雨从北边刮来，掀起汹涌的波涛，撞击着海豚岛。风是那样的大，我无法在岩石上继续呆下去，我把我的床移到了岩石脚下。为了安全起见，我彻夜都燃着火。就这样，我睡了五个晚上。头一个晚上野狗就来了，站在篝火外围。我用箭射死了其中三条，只是没有射死那条领头的狗。以后它们也就没有再来过。

第六天，暴风雨过去了，我去到藏独木舟的地方，从峭壁上攀绳下去。这部分海岸风吹不着，我发现独木舟还跟刚放在那里时一样。干粮还保存得很好，只是淡水变了质，于是我又回到泉水边，装了满满一篓子新鲜水。

那些刮暴风雨的日子里，我放弃了重新见到大船的希望，已经作出决定，准备划独木舟到东方那个国家去。我记得克姆基临走以前曾经通过巫术跟好几代以前的祖先商量，这些祖先就是从东方那个国家移居到海豚岛来的，同时他也跟驾驭风和海的巫医茹玛商量过。可是这些事情我都干不了，茹玛让阿留申人杀害了，而且我的一生中尽管尝试过好多回，却从来没能做到和死人对话。

不过我当时站在海岸上，却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恐惧。我知道我的祖先来自遥远的地方，而且是乘独木舟渡海而来的。克姆基不是也已经渡过了大海。我划独木舟的技术当然无法同这些人比，不过我得说，我当时并不怎样操心，也不问浩瀚的大海会有什么降临在我的头上。这比想到一人孤苦伶仃住在岛上，没有家，没有同伴，还要受野狗追逐要好得多，这个岛上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死去和离去的亲人。

我从停放在紧靠峭壁的四条独木舟中挑选了一条最小的，可是这条还是很重，因为它可以载六个人。摆在我面前的一件难事是如何把它推下多石的海岸、滑入水中。这段距离有四五条独木舟那样长。

我首先把独木舟前面的大石头搬开，然后用鹅卵石把洞填满，用水草铺成一长条滑道。这段海岸很陡，只要我能推动独木舟，它本身的重量就能使它滑下小道，进入水里。

我离开海岸，太阳已经偏西了，在高大的峭壁后面，海很平静。我使用双叶桨，很快划动独木舟，在岛的南部绕圈。到达沙坑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我在独木舟后面划桨，因为跪在那里可以把船划得快些，可是在大风中

我就掌握不好了。

于是我跪在独木舟中央，使劲地划，而且一停不停直至穿过沙坑周围湍急的潮水。这时有许多小浪打来，我很快就湿透了。不过我从沙坑后面穿出来，那里的浪花就不再四处飞溅，海浪也渐渐缓慢地向前滚动。虽说顺着浪头推进的方向划要容易一些，可是这样会把我带到错误的方向去。因此，我使这股海浪保持在我的左手，也就是保持在岛的左边。这时海豚岛已抛在我后面，变得越来越小。

黄昏时候我回头看了看。蓝色的海豚岛已经消逝。这时我头一次感到害怕起来。

现在，我的周围只有水的山，水的峡谷。我在浪谷里，什么也看不见，独木舟从浪谷里冒出来时，看见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夜已经来临，我从水篓里喝了几口水。干渴的喉咙感到很凉快。

大海黑沉沉的，分不出哪是海哪是天。滚滚的海浪听不见声息，只有当它们在独木舟下穿过或撞击在独木舟上时才发出微弱的响声。有时这种响声仿佛是人在发怒，有时又象人在哈哈大笑。恐惧使我忘记了饥饿。

天空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减少了我的恐惧。它闪现在我正前方的低空——也就是东方。一些别的星星也开始在周围露面，可是我的眼睛却一直盯在一颗上面。这是我们形象化地称做巨蛇星座里边的一颗星星，也是我所知道的一颗闪烁绿光的星星。它不时被云封雾锁，不过过一阵子也总会明亮地重新出现。

要是没有这颗星星，我兴许会迷失方向，因为滚滚海浪一直没有改变。它们总是从同一个方向滚来，总是把我从想去的地方推开。因为这个缘故，独木舟象一条蛇一样在黑沉沉的大海里蜿蜒前进。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朝那颗闪烁在东方的星星移动。

这颗星星已经高高升起，于是我又把北极星保持在我的左边。这颗星星我们称之为“不动的星”。这时风渐渐减弱。由于风往往在半夜平息，所以航行了多长时间，离天亮还有多久，我都知道。

就在这时，我发现独木舟正在漏水。天黑以前我曾腾出一只装食物的篮子，用它去舀船边上漫进来的水。可是现在流在我膝盖周围的水却不是浪头打进来的。

我停止荡桨，用篮子往外舀水，一直舀到独木舟差不多干了为止。于是我便在四周仔细检查，黑暗中我用手去摸光滑的木板，发现船舷附近正在渗水，裂缝有一手长，一指宽。大部分时间这条裂缝露出在水面，每当独木舟沉入劈面的浪头时，它就漏水。

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道原来嵌的是黑沥青，这种东西是我们在海岸上捡来的。没有沥青，我只好从裙子上撕下一团纤维塞到裂缝里去，把水堵住。

清澈的天空中已露出曙光，太阳从波涛里跳了出来，我一看，它在我左边很远的地方。夜里船漂到目的地的南边来了，因此我马上改变方向，沿着朝阳在海面上铺出的一条光带划去。

这天早晨没有风，缓缓的波浪在独木舟下静静逝去。独木舟因此比晚上跑得快。

我已经十分人困体乏，不过比我刚才离开岛时更加满怀希望了。要是这种好天气不发生变化，天黑以前我还能划上许多里格。再过一天一夜说不定我就能看见我要去的海岸了。

天亮后不久，正当我在想这个陌生地方，琢磨它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独木舟又漏起水来。裂缝还在那两块木板之间，不过大得多，而且靠近我跪着的地方。

我又从裙子上撕下一团纤维塞进裂缝，独木舟随波起落，渗进来的水大部分堵不住了。而且我看得出来，这两块木板很脆，这也许是独木舟在太阳底下存放过久的缘故。要是浪头再大，它们整个都会开裂。

我突然清楚地看到，再继续向前是很危险的。整个航行还需要两天，或许更长一些时间。回到岛上倒不需要那样长时间。

不过，我还下不了回去这个决心。大海风平浪静，而且已经走了那么远了。一想到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又返回岛去，我简直受不了。想到又要回到那个荒岛，在那儿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地生活，我更加受不了。我要在那儿住到哪年哪月呢？

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上下翻腾，独木舟却在平静的海面上懒洋洋地漂泊，可是当我看见海水又在从裂缝里渗进来时，我赶紧拿起了桨。除了返回岛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我知道只有靠天大的运气才能回到岛上去。

太阳爬到当空才开始刮风。在这以前我已经划了好长一段路。只有在不得不舀干渗水时我才停下来。由于有风，船走得慢多了，我也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因为水老是从船边上泼进来，不过漏水倒并不比刚才更严重。

这是我头一个好运气。第二个好运气是当时出现了一群海豚。它们从西边游来，可是看见独木舟又绕了个大圈掉过身来，跟在我后面游。它们游得很慢，离我很近，我看得见它们的眼睛，眼睛很大，和海洋一个颜色。随后它们又游到独木舟前头，在独木舟前面来回穿梭，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浮出水面，仿佛在用宽阔的嘴鼻织布似的。

海豚是一种吉祥的动物。它们在我的独木舟周围游来游去，使我很高兴，尽管我的手在船桨上摩擦得流起血来，只要看看它们就能使我忘却疼痛。它们出现以前，我很寂寞。现在有朋友和我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

蓝色的海豚在天快黑时才离开我。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继续朝西边游去，我久久还能看到落日的余辉照耀在它们身上。入夜以后，我的脑海里还不断出现它们的影子，正因为这样，在我想要躺下睡觉时，也还能把划桨坚持了下来。

不是别的，正是蓝色的海豚把我送回了老家。

随着夜幕降临，又起了雾，不过我还能不时看到高悬西天的一颗星星，那颗星叫做蜚蜉星，属于一个形状象蜚蜉一样的星座，它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木板之间的裂缝愈来愈宽，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用纤维堵塞，把渗进来的水舀出去。

这一夜显得很长，比前一夜长。虽说我比以前害怕得多，我还是跪在独木舟里打了两次盹。天终于破晓了，我前面呈现出海豚岛模模糊糊的轮廓，象一条浮在海面晒太阳的大鱼。

太阳还不算高的时候，我就到了海豚岛，涨入沙坑的潮水把我推进了海岸。我的一双腿已经跪得发僵，独木舟撞到沙滩上的时候我摔了一跤，站起来爬出独木舟的时候，又摔了一跤。我爬过浅水扑上沙滩。在那里我抱着沙子美滋滋地躺了好久。

我太疲倦了。顾不得去想野狗，很快就睡熟了。

直到海浪拍溅我的脚才把我弄醒。天已经黑了，但是我太疲倦了，没力气离开沙坑。我才爬上一个地势较高而潮水冲不着的地方，就又睡着了。

早晨，我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独木舟。我取出篮子、镖枪和弓箭，把独木舟翻过来，不让潮水冲走。然后我爬到原来住的高地上去。

我站在这块高岩上往下看，我觉得自己好象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到家里我很高兴。我所看见的一切——海草里嬉戏的海獭，守卫港湾的礁石和周围泛起的泡沫，以及飞翔的海鸥，冲过沙坑的潮水——这些都使我心里充满了欢快。

我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感到很吃惊，只不过很短一段时间以前，我站在一块岩石上，却感到这里一天也耽不下去。

我眺望着远去的蓝色海水，航海期间感到的一场恐怖又重现在我的脑际。早上我头一眼看见这个岛，它的样子就象一条晒太阳的大鱼，那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独木舟重新翻过来，再一次出海去寻找那个天涯海角的国家。现在我知道我是决不会再去了。

蓝色的海豚岛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别的家。白人没有驾船回来以前，我就以这里为家。可是即使他们很快就来，不到明年夏天就来，我也不能没有房子住，也不能没有地方储存食物。我得造一所房子。可是造在哪里呢？

那天晚上我睡在岩石上。第二天我就开始寻找造房的地点。早上天气晴朗，但是北边却堆起了低垂的云层。不久这些云会向海岛推来，它们后面埋伏着许多暴风雨。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需要一个可以挡风、离珊瑚湾不远和靠近一眼清泉的地方。岛上有两个这样的地方——一个在高地上，另一个在朝西不到一里格的地方。高地在这两个地方当中似乎更为理想，不过，因为我很久没有到另一个地方去过，我决定先到那里去看看再作决定。

我首先发现这个地方靠近野狗窝；这一点我差一点忘了。我刚走近野狗窝，野狗的头领就来到山洞口，用它那黄眼睛注视着我。如果我在这里盖草屋，我首先必须杀掉这头狗和野狗群。我打算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一点，不过需要很多时间。

这里的泉水比靠近高地的泉水还要好，含盐少，出水稳定。除此之外，打水也比较方便，因为它流自小山脚下，不象另一个流自峡谷里。它离峭壁和岬角也很近，可以掩蔽我的房子。

这里的岩石不如高地上的岩石那么高，因此防风作用也小一些，不过它们也算够高了，站在上面我可以看到北部海岸和珊瑚湾。

最后使我决定把房子造在什么地方的却是海象。

这里的峭壁已经风化为一片宽阔的暗礁，潮水涨来，一部分礁石就埋在水里。对海象来说这是块很好的地方，遇到暴风雨天气，它们可以爬到峭壁的半山腰。遇到好天气，它们可以在潮水池中捕鱼，或者躺在礁石上休息。

雄海象很大，常常有三十个人那么重。母海象小得多，不过它们要比雄海象吵闹，整天又是尖叫又是咆哮，有时候晚上也不例外。小海象也很吵闹。

这天早上潮水不高，大多数海象都离岸远去，只见数以百计的斑点在海浪中晃动，吵闹声却震耳欲聋。那一天余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呆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晚上就住在那里。黎明时分吵声又闹成一片，我离开这个地方回

到高地上去了。

朝南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造房子，靠近卡拉斯—阿特村的废墟，但我不愿到那里去，它使我想起那些离去的人。而且这个地方的风太大，直刮覆盖海豚岛中部的沙丘，一年大部分时间到处飞沙走石。

那天晚上下起雨来，一连下了两天。我用柴禾在岩石脚下搭了一个躲雨的棚子，能够挡掉一些雨水。我吃了点储存在篮子里的食物。因为下雨我无法点火，感到非常寒冷。

第三天雨停了，我出去寻找造房子需要的东西。也需要一些杆子筑个围墙。我会很快把野狗杀掉，可是岛上还有许多小红狐狸。它们数量多得很，用圈套用弓箭都休想摆脱它们。它们是一些狡猾的小偷。不筑篱笆，储藏任何东西都不保险。

雨后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潮水池气味浓郁，峡谷里的野草和沙丘上的植物发出一股甜香。我一边唱歌，一边沿小路下到海滩，顺着海滩走向沙坑。我觉得这一天是我走运的好兆头。

这真是我动手建立新家的好日子。

## 十二

多年以前，有两条鲸鱼给冲上沙坑。大部分骨头已拿去做了装饰品，只剩下肋骨还在那里，半掩半埋在沙里。

我用这些肋骨筑成了篱笆。我把它们一根根挖出来，搬到高地上去。这些肋骨又长又弯，我挖了一些洞，把它们竖在地里，竖起来的肋骨比我人还高。

我把这些肋骨差不多一根挨一根竖在那里，向外弯曲。这样一来什么东西也爬不上去。肋骨之间我缠上许多海草绳，海草绳一干就收缩起来，因此拉得很紧。我本来想用海豹筋条来绑肋骨，这东西是比海草结实，可野兽喜欢吃，要不了多少时候，篱笆就会啃垮。筑篱笆费了我很多工夫。要不是岩石当成篱笆的一部分与篱笆的一头相连，费的时间可能还会更多。

我在篱笆下面挖个洞作为出入口，洞的大小深浅刚够一人爬进爬出。洞的底部和两边我都砌上了一块块石头。洞口外边我用一些杂草编成的草席盖起来遮雨，洞口里边用一块能搬动的平石板盖住。

我能在篱笆两头之间跨八步，这块地方足够储存我捡来的东西以防野兽偷走。

我筑篱笆首先是因为天气太冷不能睡在岩石上，而且在我保险不被野狗偷袭以前，我也不愿意睡在我搭的棚子里面。

造房子的时间比建篱笆的时间更长，因为一连下了许多天雨，也因为我需要的木料很难找到。

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传说，说过去这个岛上一度大树遍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图麦约威特和穆卡特主宰世界之初。这两位神经常为了很多事情互相争吵。图麦约威特希望人们死，穆卡特则希望人们生。图麦约威特一气之下就到这个世界下面的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带走了他的全部东西，他以为这样一来人就会死去。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高高的树，现在峡谷里却只有几棵树，而且这些树又矮又小，枝干都不直。很难找到一根适合于做桩子的木头。我早出晚归搜寻了许多天，才找到了足够的木料。

我把岩石作为房子的后墙，让房子的前面敞开，因为那个方向风吹不着。我用火和石刀把这些木桩弄得一样长短，这给我带来很多困难，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摆弄过那样的工具。我在每一边用四根木桩，都打在泥土里，房顶用了双倍的木头。我用海豹筋条把木桩绑住，又在房顶上面盖上雌海草，雌海草的叶子比较宽。

房子还没有造完，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半。我天天晚上都睡在那里，心里很踏实，因为篱笆很结实。我做饭的时候狐狸来了，在外面从篱笆缝里张望，野狗也来了，因为进不来，又是啃鲸鱼肋骨，又是大声嚎叫。

我射死了两条狗，却没有射死那只领头的狗。

在我筑篱笆和造房子的时候，我尽吃海贝和鲈鱼，都是在一块石板上煮熟的。后来我做了两件做饭的用具。海边有一些给海水冲得很光滑的石头，这些石头多半是圆的，我找到两块中间有凹陷的石头，我用沙子磨擦，把凹陷的地方开宽加深。用这两块石头烧鱼就可以把鱼汁保留下来，鱼汁很好吃，过去都浪费了。

为了煮熟野谷子和野菜，我用芦苇编了一只细密的篮子，这比较容易，

因为我向乌拉帕姐姐学过编篮子。篮子晒干以后，我在海边捡几块沥青，放到火上烤软，把它抹在篮子里面，这样篮子就不漏水了。只要把一些小石头烧热，丢在放上水和野谷子的篮子里，我就能做出粥来。

我在房子里做了一个生火的地方，就在地上挖一个坑，砌上石板石。在卡拉斯—阿特村我们每天晚上重新生火，现在我生了火不让它熄灭，睡觉的时候，用灰把火盖上，第二天晚上扒开灰，把火吹旺，这样做很省事。

岛上有很多灰鼠，现在我总有一些剩菜剩饭，需要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我房子的后墙是岩石，岩石上，有几条裂缝，正好跟我肩膀一般高。我把裂缝掏空、磨平，做成几层架子，食物放在上面，老鼠就够不着了。

这时冬天已经过去，小山上小草开始发青，我的房子非常舒服，我再也不用怕风吹雨淋，不用怕四处觅食的野兽。我喜欢吃什么就煮什么，我需要的一切东西随时都有。

现在该是划算划算摆脱野狗的时候了，这些野狗咬死了我的弟弟，万一它们碰上我没带武器，也会把我咬死。我还需要一支份量比较重的镖枪，也需要一张大一些的弓和一些更锋利的箭。为了搜集制造武器的材料，我搜遍了整个岛屿，花了许多天工夫。这样一来，只能利用晚上制作武器。凑在煮饭的火堆旁边，火光过于暗淡看不清楚，我把一种我们叫做舍舍的小鱼晒干了点灯。

舍舍是一种银色的鱼，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晚上月光皎洁的时候，这些小鱼就成群结队游上海面，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你几乎可以踩在上面走路。它们随着海潮游来，潮水一退在沙子上来回扭动，好象在跳舞似的。

我捉了好几篮子舍舍鱼，放在太阳下晒干了，然后把它们的尾巴穿起来挂在房顶的木头上，气味很不好闻，不过烧起来却很明亮。

我先做弓箭，做好以后一试，我高兴极了，新做的弓箭比旧的射得更远更准。

我把镖枪留到最后去做。我把镖枪的长杆磨光削平，在镖枪头上装上一个石环，既增加了镖枪的份量，又把镖枪尖固定住了。我一边干一边琢磨我能否象部落的男人那样，用海象牙来做镖枪尖。

我想了好几个晚上，考虑我怎样去杀死一头大野兽。我不能使用海草网，因为那需要几个男人齐心协力才行。我也记不得有谁用弓箭或镖枪杀死过雄海象。只记得他们是用网网住雄海象，然后用棍棒把它打死的。为了取油，我们曾经用镖枪杀死过许多海象，可是它们牙齿不够大。

究竟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我越想，决心越大，我一定要试一试。岛上再也找不到比雄海象的长牙更适合做镖枪尖的东西了。

去海象聚居地的头天晚上，我没有睡多少觉。我又想到禁止妇女制造武器的法律。我不知道我的箭能否笔直地射出去，射出去了又能否刺穿海象粗糙的皮肉。如果一个雄象向我扑来怎么办？如果我受了伤，挣扎着往家走碰上野狗怎么办？

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这些问题，但太阳一出来我就起床，朝海象居住的地方走去。

我到达峭壁时，这些动物已经离开礁石，聚集在海边。公海象们坐在卵石成堆的斜坡上，象一块块灰色的大圆石，它们下面，母海象和海象崽子正在海浪里游戏。

把这些年轻的海象说成海象崽子也许不大妥当，因为它们一个个跟男人一样高大。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毕竟还是初生的崽子。它们跟着海象妈妈，象小孩学走路一样，扒拉鳍脚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发出只有小孩才有的哭声和表示高兴的声音。它们离岸去学习游泳，还要妈妈把它推进海里，这往往非常困难，因为它们个儿太大。

公海象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它们脾气很坏，生来嫉妒心很大，一有使它们不高兴的事情，很快就会打架。我下面的斜坡上有六头雄海象，一头头象大头人似地单独坐一个地方，注视着它管辖的一群母海象和幼海象。

母海象身上比较光滑，面孔看上去很象老鼠，尖尖的鼻子，还带几根触须。雄海象却大不一样，它的鼻子上面有一大块隆起的肉耷拉下来盖在嘴边。它的皮肤很粗糙，看上去象在太阳下晒干的湿土，有一条条裂纹。这种动物真丑。

我在峭壁顶上把一头头公海象看过来，想从六头当中选一头最小的。

除了一头，别的都一样大小，这头小的离我最远，半个身子给礁石挡住。它只有别的公海象一半大小，是一头年轻的公海象。因为它面前的海浪里没有母海象在那里玩，我知道它还没有自己的兽群，因此，它既不会谨慎，也不容易激怒。

我悄悄地从峭壁边上爬下去。到达那头海象边上我还得在别的几头公海象背后经过，所以要小心，不能惊动它们。它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是看见我也不会挪动身子，可是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它们的警觉。我带着新制的弓，这张弓差不多和我一般高，身边带了五支箭。

小道坎坷不平，路面上都是小石头。我费了很大劲儿不让石头滚到斜坡下去。我十分小心，不让母海象看见，母海象容易受惊，而且会用尖叫声警告兽群。

我爬到年轻的公海象附近，这才站起身来，躲在一块大礁石后面把箭搭上了弓弦。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的警告，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弓会断的。

太阳西斜在远方，幸好我的影子没有落在年轻的公海象身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它正好背朝着我。我还是不知道头一箭该射哪儿，射它的肩膀呢还是射它的头呢？海象皮很粗糙，但很薄，不过皮下面是厚厚一层脂肪。它的身体很大，头却很小，不容易射中。

当我站在岩石后面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又一次想起父亲的警告：遇上危险，妇女手上的弓往往会断。年轻的海象开始向岸边移动。起初我以为它

碰巧听到了我的声音。不久我发现它在朝一群母海象走去，这些母海象属于附近一头年老的公海象。

海象尽管个儿很大，走起路来却很快，不断地扒拉着又当手又当脚的鳍脚蹒跚前进。那头雄海象快接近水边了。我射了一箭，箭笔直地飞出去。可是箭快射到那头年轻公海象的一刹那间，它改变了方向，弓虽然没有折断，箭却从它身边擦过，没有射中。

一直听到石头嘎嘎作响，我才注意到老公海象在往斜坡下移动。它很快赶上对手，用肩膀一顶就把年轻的公海象顶翻在地。年轻公海象站起来有一人那样高，身子有两个人那样宽，可是挨了这一下子，竟滚进了水里，躺在那里昏了过去。

老公海象踩在它身上，摆着脑袋，大声吼叫，在周围峭壁上引起了一阵轰响。在水波上用鳍搔背挠痒的母海象和小海象也停下来观战。

刚才老公海象朝对手摇摇摆摆走去，有两只母海象挡住去路，它就在它们身上踩过去，仿佛它们只是一些路边的小石头。它用长牙在年轻的公海象肚子上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

年轻的公海象爬起来，转过身去，小眼睛闪烁着凶残的红光。老公海象再次朝它猛击过去，它才头一次还击，把长牙叉住对方的脖子，扭着不放，于是它们抱成一团滚进了波浪，把水溅得老高。

母海象这时已经四处分散，只有别的公海象还静静地坐在斜坡上。

战斗双方暂时停止，准备发动新的攻击。这时是向年轻的公海象放箭的大好时机，它仰面朝天把长牙死死卡住对方的脖子。但我希望它赢了这场战斗，我站在那儿，没有动窝。

老海象的头部和肩部伤痕累累，都是从前战斗中留下的。忽然它把尾巴猛甩一下，企图从钳制中挣脱出来，尾巴正好打在一块礁石上。它就用尾巴顶住礁石，把自己的身子扔出水面，这才挣脱身子跑开了。

它很快登上斜坡，张着大嘴，年轻的公海象紧追不舍。它追来的方向正朝着我，在慌忙躲闪中，我只道是冲我而来，连忙后退，一绊绊在一块石头上，跪倒在地。

我感到腿上一阵剧痛，不过还是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时老公海象急忙转身，迅速地扑向追击者，年轻的公海象一时呆住了。它的腹部又深深地划了一道口子，老海象猛的给它一下子，把它摔回水里去了。

海水染得越来越红，只见它又翻起身来，准备迎击。它用肩膀迎击老海象。发出的声音就象两块大石头在互相碰撞一样。年轻的海象再次卡住对方的喉咙，一起消失在海浪里。重新浮出水面，还紧紧扭在一起。

太阳已经没入大海，天色昏黑，我已经看不清楚。我的腿又疼痛起来。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不得不离开它们。我爬上峭壁，还能听到它们的吼叫声，久久没有停息。

## 十四

回到家里，腿疼得更厉害了，从篱笆下面爬进去，还得把沉重的大石移开，这真够我受的。

由于腿肿得厉害，我有五天不能出门，我没有草药治腿。我有足够吃的东西，可是第三天篓子里的水就所剩无几了。两天以后篓子空了。我不得不去峡谷到泉边打水。

太阳一出，我就动身前去。我随身带了些海贝好在路上吃，还带了镖枪和弓箭。我前进得很慢，因为我只能趴在地上往前爬，背上系着食物，手里拖着武器。

去这个泉眼的路并不很长，但要翻过许多大石头，我爬不过去，只得绕道灌木丛。太阳当顶我才到峡谷。泉水离此不远，我却不得不休息一下。口非常渴，只能割下一片仙人掌含在嘴里咀嚼。

正当我吸吮着仙人掌汁液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我看见那只大灰狗，野狗群的头领，就在我上面的树丛中。它低着头慢慢移动，在嗅我留下的痕迹。我先发现它，不久它也看见了我，马上停了下来。它后面跟着一群野狗，一只接一只跑来，它们也停了下来。

我拿起弓，搭上箭，可是正在我瞄准的时候，大灰狗消失在灌木丛里了，别的野狗也很快藏了起来。一转眼工夫它们都不见了。我的箭没有目标可射。这光景仿佛它们根本没有到过这里似的。

我竖起耳朵在听。它们的动作那样轻，我听不见它们的脚声，可是我肯定它们想包围我。我慢慢往前爬，不时停下来听听，回过头去看看，估计一下和泉水之间的距离。腿痛得很，继续往前爬时，我把弓箭留在后面，因为灌木丛愈来愈密，我无法使用弓箭。我用一只手拖着镖枪。

我来到泉边。泉水从一个岩石缝里流出来。泉水的三面都是高耸的岩石。野狗不可能从这三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所以我躺在地上喝水，同时在注视我下面的峡谷。我喝了很长时间，又把篓子装满，心里感到好受了一些，这才向山洞口爬去。

有二块黑岩石突出在山洞上面，正好盖住山洞，那里生长一些矮树丛。就在这些矮树丛中，那只大灰狗站在那里，只露出一个头。它一动不动，可是一对黄眼睛却在跟着我转。我挨近山洞时，它才慢慢转过身来。另一个狗头在它后面露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它们离我太远，镖枪够不到它们。

忽然我看见峡谷对岸灌木丛在动。野狗已经分开了，正在峡谷两边等着我过去。

山洞就在我前面。我爬到山洞口，爬了进去。我能听到头上脚步跑动的声音和一阵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很安全。我知道野狗会回来，天黑以后它们也确实来了，在山洞周围灌木丛中悄悄地走来走去，一夜到天亮，就是不敢冒险向山洞靠拢。虽然山洞口很小，可是一旦到了里边，就豁然开朗，你可以站起身来。水从山洞顶上滴下来，洞里虽然没有火很冷，我却住了六天，一直住到我的腿恢复正常，这期间，我只爬出来，去泉边打过一次水。

我住在那里的時候，就决定把山洞改成另一所房子，要是我下次再受伤或者生病，就可以住在那里。我一恢复健康，能够走动，就动起手来。

山洞远远深入小山，曲里拐弯绕上好几圈，我却只需要靠近洞口的那一

段，这里白天还有阳光能够照到。

很久以前我的祖先就使用过这个山洞，不知为什么我却不知道，山洞西边石壁上都有他们刻的图案。有鹈鹕浮在水面、飞在空中的图案，也有海豚、鲸鱼、海象、海鸥、渡鸦、狗和狐狸的图案。靠近山洞口的地方，他们还在石头上挖了两个很深的盆，我决定用来储存泉水，它们比篮子盛水要多得多。

我在岩石边上做了几个架子，就象我在另一所房子里所做的一样，我搜集的海贝和野谷储存在那里。我还在泉水上面的小山上采集了一些草药，以备万一。我把头一次做的弓箭也拿到山洞里来。最后，我用海草铺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拾了许多烧火的干柴，还搬来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住，只在顶上留个小洞，好让我爬进爬出。

这一切无非是考虑到我万一生病缺水才去做的。这是很艰巨的工作，多半是男人的活。还没有等我完工，我又回到海象居住地去了。

我走到那里时正在退潮。斜坡上头躺着老海象的尸体。海鸥已经把骨头上的肉叨个精光，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有一些海象牙有我一手长、半手宽。牙尖有点弯曲，有些已经破裂，我用沙子把它们磨去一大截，制成四个很好的镖枪尖，底部很宽，尖头非常锋利。

有了这些镖枪尖，我做了两支镖枪，终于做好了去野狗洞的准备。

## 十五

从我记事那时起，蓝色的海豚岛上就有了野狗，阿留申人杀死我们部落大部分男人以后，这些人家的狗也都出走参加了野狗群，野狗群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它们晚上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白天也呆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那时我们就打算除掉它们，可是船来了，村里的人都离开了卡拉斯—阿特村。

我相信这群野狗变得这样胆大妄为是因为有一条领头的狗，就是那条脖子上毛很长、有一对黄眼睛的大狗。

阿留申人到来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条狗，别的人也没有见到过，所以它一定是阿留申人带来的，船开走时把它撇下了。它比我们岛上的狗大得多，再说，我们的狗毛很短，眼睛是褐色的。没错，它准是一条阿留申狗。

我已经杀死四条野狗，剩下的还很多，比没杀死这几条狗以前还多，因为这段时间里又生了一些小狗，小狗比老狗更野。

趁野狗群不在的时候，我先到山洞附近的小山上去，收集了一抱干柴放在洞口附近。然后我等野狗群进洞。它们晚上到处觅食，清早进洞睡觉。我带着一张大弓、五支箭和两根镖枪。悄悄地绕过洞口，从旁边爬到顶上，我留下一根镖枪，把其余的武器全都放在那里。

我把干柴点着火，把它推到山洞里面去。好象野狗群听到了我，它们没有作声。附近有一块突出的岩石，我带着武器爬到上面去。

火烧得很旺。一些烟从小山顶上冒出来，更多的烟却留在山洞里。很快野狗群就会耽不下去了。我并不想杀死五条以上，因为我只有五支箭，要是带头的狗是五条之一，我就满意了。说不定我等一等，省下五支箭去射带头的狗，会更好一些。我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直到柴火熄灭也没有一条狗出来。随后跑了三条出来。接着跑出来七条，过很长时间又跑出来七条。山洞里还有许多。

带头的狗出来了。它跟其他狗不一样，没有跑开。它跳过柴灰，站在洞口，嗅着周围的空气。我离它很近，都看得到它的鼻子在颤动，可是直到我举起弓来，它才看见我。算我走运，我没有惊动它。

它面朝我站着，叉开两条前腿，仿佛准备跳过来，一对黄眼睛眯成了一道细缝。箭射中了它的胸膛。它转过身去走了一步，就倒下了。我又向它射了一箭，却没有射中。

这时又有三条狗跑出山洞来。我用剩下的几支箭射死了其中两条。

带着两根镖枪，我从突出的岩石上爬了下来，穿过灌木丛走到那领头狗倒下的地方。它不在那里。趁我射其他狗的时候，它逃走了。因为它受了伤，不可能走得很远。可是我在岩石周围和山洞前面到处寻找，却都没有找到它。

我等了很长时间，然后走进山洞去。洞很深，不过我看得很清楚。

山洞尽头一个角落里，地上有一只吃掉一半的狐狸。旁边是一条黑狗带着四条灰色小狗。其中一条小狗向我慢慢走来，象一只毛茸茸的圆皮球，一只手就能握住。我想把它抱起来，可是狗跳了起来，露出了牙齿。我举起镖枪退出山洞，没有把它掷出去。受伤的头狗没有在那里。

天快黑了，我离开了山洞，沿着小山脚下走向峭壁。我在这条野狗经常出现的小路上没走多远，就看到一根断箭杆。那是从靠近箭头的地方啃下来的。再往前一点，我发现地上有它的脚印。脚印很不均匀，看来它走得很慢。我跟着脚印走到峭壁那里，但终于因为天太黑失去了踪迹。

从第二天开始一连下了两天雨，我没有去找它。我利用这两天工夫又做一些箭，第三天我带着这些箭和镖枪，沿着野狗群到我家来回踩出的小路走去。

雨水冲掉了它的足迹，但我沿着小路来到一堆岩石跟前，我以前曾经在那里见过它们。在岩石边上尽头的地方我找到了那条大灰狗。那支断箭还插在它的胸口上，它用一条腿垫在身下躺着。

它离我大约十步远，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它。我相信它已经死了，不过我还是举起了镖枪对它瞄准。我快要投出去的时候，它的头稍稍从地上抬了一抬，马上又埋了下去。

这使我大为吃惊，我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是用镖枪还是用箭呢？我经常碰见动物装死，回头突然向你扑来或者跑掉。

这样的距离用镖枪比用箭好，可是两种武器我都用不好，所以我爬到岩石上去，它要是想跑，我在那里可以看得见。我的脚步很轻，我准备了第二支箭，以备万一。我搭上箭，对准它的头拉紧弓弦。

箭为什么没有射出去，我也说不清楚。我拉着满弓站在岩石上，手却没有让箭放出去。大灰狗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许就为这缘故，箭才没有放出去。

我站在那里望了它很长时间，然后又爬下岩石去。

我朝它走去，它还是没有动，直到我走得很近，才看见它还在呼吸。箭头插在它胸口，断箭杆沾满了血。脖子上厚厚的皮毛给雨水弄得稀脏。

我发现它并不知道我把它抱了起来，它的身体软弱无力，好象已经断气。它很重，我只能跪在地上，把它的腿放在肩膀上，才能举起来。

就这样，累了停下来歇一会再走，我才把它背到了高地。

背着它我无法通过篱笆下面的入口，所以我把捆住篱笆的雄海草砍断，拔起两根鲸鱼肋骨，才算把它背进屋子。我把它放在地板上，它看都不看我一眼，连头也没有抬一抬，可是它张着嘴，还在呼吸。

还算好，箭头很小，虽然插得很深，拔出来也还容易。我拔的时候，它没有动，后来我用一枝去皮的珊瑚木给它擦洗伤口，它也没有动。这种灌木生长有毒的浆果，树枝却常常能医治别的东西不能医治的伤口。

我已有很多日子没有出去搜集食物，篮子已经空了，于是，我给狗留下一些水，补好篱笆，就到海边去了。我没有想到它会活下来，而且我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一整天我都在礁石中间采集海贝，只有一次，我想到这只受伤的狗，它是我的敌人，躺在我的房子里，正在纳闷我为什么没有杀死它。

我回去时，它还活着，不过它还是呆在原地没有动。我又用珊瑚木给它擦洗伤口。然后我把它的头扶起来，往它嘴里灌水，它把水吞了下去。自我在小路上找到它以后，这是它头一次望了望我。它的眼睛深深陷了下去，看我的目光仿佛来自脑袋的深处。

在我睡觉以前，我又给它喝了几口水。早晨我到海边去，给它留下了些吃的东西，我回家一看，它已经把东西吃掉了。它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盯着我看。我走到哪里，它的黄眼睛也就盯到哪里。

那天晚上我睡在岩石上，因为我怕它，黎明时分我出去了，我把篱笆下面的洞开着，好让它出去。可是我回来，它还在那里，把头搁在爪子上，躺在那里晒太阳。那天我用镖枪叉到两条鱼，回家煮了当晚饭吃。我看它瘦得

厉害，就把其中一条给了它，它吃完了走过来，躺在火堆旁边，用它的黄眼睛望着我，这对眼睛那时有点萎缩，眼角有些向上吊起。

一连四天晚上，我都睡在岩石上，天天早晨我都把篱笆下面的洞开着，好让它出去。我天天给它叉条鱼，每当我回家来，它总在篱笆旁等候。它不愿意从我手上把鱼叼走，所以我不得不把鱼放在地上。有一次我向它伸出手去，可是它马上后退，露出了牙齿。

第四天，我很早从海边回来，它没有等在篱笆那里。我心里顿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过去我回来总希望它已经走了。可是现在我从篱笆下面爬进去，感觉却很不一样。

我喊道，“狗，狗，” 因为我没有给它起别的名字。

我一边喊一边朝房子跑去。它在房子里面。它刚刚站起身来，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它先看看我手里提的鱼，然后又看了看我，摆了摆尾巴。

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入睡以前，我想给它起个名字，我不能总叫它狗。我想出来的名字是朗图，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狐狸眼睛的意思。

那年春天和夏天，白人的船都没有回来。可是不管我是在高地上，还是在礁石上采集海贝，或修理独木舟，我天天都在盼望船的到来。我也一直在留心阿留申人的红船。

我不知道阿留申人来了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藏在我储存了食物和水的山洞里，因为山洞周围都是浓密的灌木丛，而且只有从海上才能进入峡谷口。阿留申人没有使用过那个泉眼，也不知道那个泉眼的情况，因为离它们营房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泉眼。不过他们也许会偶然来到山洞上面，那样的话，我就只得准备逃走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修补丢在沙坑上面的独木舟。我去过隐藏其他几只独木舟的地方，不过它们都干裂了。而且它们太沉，一个姑娘是无法把它们推到水里去的，即使象我这样壮实的姑娘也不行。

潮水几乎淹没了独木舟，我干了好几天才把它从沙子里挖出来。由于天气暖和，我没有来回跑，住到高地上的房子里去，我在沙坑上做饭，晚上就睡在独木舟里，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

即使这条独木舟也太大，在水中拉进拉出很不方便，所以我动手把它改小。我把拼接木板的筋条砍掉，把嵌缝的沥青融化，这样一来所有木板都卸开了。我在岛上一个地方找到一块黑石头，把它做成锋利的石刀，然后用石刀把木板削去一半，再用新鲜的沥青和筋条把它们重新连接在一起。

独木舟改小以后，不如从前漂亮，不过我现在能抬起独木舟的一头，能拖着它在浪花中穿行啦。

在我改小独木舟的整个时间里，差不多有整整一个夏天，朗图都跟我在一起。它不是在独木舟遮蔽的阴影里睡觉，就是在沙坑上来回追逐鹈鹕。有一大群鹈鹕栖息在那里，因为附近有很多鱼。朗图什么鸟也没有抓到过，可是它一看见还是要追，直追到伸出舌头喘个不停。

它很快就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有很多字它都能听出一些名堂来。比如，“沙尔威特”，我们的话是鹈鹕的意思，“乃布”是鱼的意思。我用这几个字和一些别的字经常跟它讲话，就象我在跟我们的人说话一样，不过有很多它是听不懂的。

“朗图，”它偷了我叉来做晚饭的鱼，我就会说，“告诉我，为什么象你那样漂亮的一条狗，竟是一个小偷。”

尽管它只知道其中两个词，它也会眼睛看着我，把头往东一摆往西一摆。或者我这样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从来没有见过海洋会这样平静，天空看上去象只蓝色的贝壳。你看这样好的天气还能持续多久？”

朗图会照样抬头望着我，尽管它一个字不懂，却装出一副明白的样子。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感到寂寞。在我有朗图能对它说说话以前，我竟不知道我一直是多么寂寞呀。

独木舟改好了，糊在上面的沥青也干了，我想知道它在水里划起来怎么样，木板是不是漏水，所以我们出发绕岛进行了一次长途航行。这次航行花了整整一天工夫，从黎明一直到黄昏。

在蓝色的海豚岛上有许多水洞，其中一些很大，一直伸入峭壁深处，有一个就在坐落我那所房子的高地附近。

洞口很窄，比独木舟宽不了多少，可是一进到里面，水洞就宽敞了，比

我在高地上的房子还大。

黑色的洞壁，光溜溜的，在我头顶上倾斜开去。水也几乎跟洞壁一样黑，只有洞口光照得到的地方不一样，那里的水一片金光灿烂，你看得见鱼在周围游来游去。这里的鱼和礁石上面的鱼不同，眼大鳍大，鱼鳍仿佛是漂浮在它们身上的海草。

从这个山洞还可以进到另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又小又黑，我什么也看不见。那里很安静，听不见波涛击岸的响声，只听到海水拍打石壁的声音。我想到了图麦约威特神，他由于跟穆卡特神生气，到下面很深很深的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倒很想知道他去的地方会不会象这里那样黑呢。

前面远处有巴掌那样大小的亮光射来，所以我不但没有折回来，反而打消了刚才一心想往回走的念头，绕过了许多弯继续向前漂去，终于来到同头一个洞窟十分相似的另一个洞窟。

一边是一块扁平宽阔突出的岩石，这块岩石穿过一个狭窄的洞口，一直延伸到海里。这时正好满潮，这块岩石却还露出在水面。这是隐藏独木舟最好的地方，取出来容易，放在那里谁也找不到。这个岬角同我房子下面的峭壁连在一起。只需要有一条下到山桐的小路，独木舟就随时可以取用了。

“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我对朗图说。

朗图没有听我的，它的眼睛盯着洞口外面的一条章鱼。这种鱼脑袋很小，眼睛鼓出来，手臂很多。朗图整天都在狂吠——它对鸬鹚、海鸥、海豹——凡是活动的东西，都要叫上一阵子。现在它却静悄悄地注视着水里这个黑糊糊的东西。

我让独木舟顺水漂去，自己跪下来拿起了镖枪。

章鱼就在我们面前，在接近水面的地方慢慢地游动，同时摆动着所有的手臂。要是你在海里碰见大章鱼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的手臂有一人来长，它们可以很快地把手臂缠在你身上。它们的嘴巴很大，嘴鼻非常尖利，手臂就长在嘴鼻周围的头上。这条章鱼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条。

因为朗图站在我面前，我无法把独木舟划到更好的位置，我不得不探身出去使用镖枪。正在我这样做的时候，章鱼看见了我的动作，在水里放出一股黑墨汁，马上就把自己掩藏了起来。

我知道章鱼不会在这团烟幕中间，它已经向前游去。因此，我没有往那里投镖枪，而是收起了桨，在等它重新出现，它现在离我有两条独木舟那么远，尽管划得很快，我还是赶不上它。

“朗图，”因为它在看水里那团黑色的烟幕，我就说，“关于章鱼，你要学习的东西多着呢。”

朗图不看我一眼也不叫一声。它把头往东一摆，往西一摆，还在稀里糊涂。等到烟幕消失，除了清水什么东西也没了的时候，它就更加糊涂了。

章鱼是海里最好的食物，它的肉又白又嫩十分香甜。可是没有特制的镖枪是很难捕到的，我当时就决定，到了冬天有许多闲工夫，那时做一杆这样的镖枪。

我把独木舟划到离山洞不远的珊瑚湾，把它拉上冬天暴风雨冲不着的海岸。在那里可以太平平一直放到春天，那时我再把它藏在只有我和朗图才能找到的山洞里去。这只独木舟很容易划，又不漏水。我喜欢得很。

## 十七

风暴来得很早，带来了雨季。两场大雨之间，狂风又来袭击海豚岛，刮得到处飞沙走石。这段时间里，我又给自己做了件衣服，不过大部分时间我用来制作捕大章鱼的镖枪。

我曾看过别人做这种镖枪，就象我曾看过父亲做弓箭一样，可是我还是知道得很少，不比对其他武器知道得更多。不过，我记得它的样子和使用的方法。根据这些记忆，我经过许多弯路，坐在地上工作，一做就是好多时辰，朗图睡在我旁边，暴风雨敲打着屋顶，就这样，我终于做成了。

还剩下四只海象牙。尽管我弄坏了三只，最后一只我还是把它磨成了带倒钩的镖枪头。然后我做了一个环，把环套在镖枪杆头上，在环里安上了镖枪尖，镖枪尖上拴了一根用筋条编成的长绳。当镖枪扔出去击中章鱼，镖枪尖就从镖枪杆上脱落下来。镖枪杆浮在水面上，锋利的倒钩却有一根绳子拴着，你可以把绳子系在腰上。这种镖枪很出色，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扔过去。

春天才来的第一天，我就带上新镖枪下到珊瑚湾去。我知道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因为那天早晨一大清早，天空就布满了一群群水鸟。这种小黑鸟只在一年这个时候才来。它们从南方飞来，只停留两天，在峡谷里捕食，然后成群结队向北方飞去。

朗图没有跟我一起去海边，因为我把它放出篱笆去，它还没有回来。那个冬天野狗群来过我家很多次，它没有去理睬它们。可是前天晚上，在它们来了又走了以后，它站在篱笆旁边。它在那里发出哀鸣，走来走去。看见它行动古怪，我很担心。它拒绝吃东西，我终于把它放了出去。

现在我把独木舟推进水里，让它向章鱼居住的礁石那里漂去，水是那样清澈，就跟我周围的空气一样。水的深处，海蕨摆动着，就好象一阵微风在它身上吹过似的，章鱼拖着长臂游在这些海蕨中间。

经过冬天的风暴，又拿着新镖枪来到海上，原该有多好呀，可是整个上午，我一边追捕大章鱼，一面想着朗图。我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可是因为惦记它，我并不愉快。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又去同野狗生活在一起？它还会成为我的敌人吗？要是它又成了我的敌人，不过既然它一度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我决不会杀死它的。

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我把独木舟藏在我们找到的那个山洞里，因为快到阿留申人可能回来的时候了，我提着用镖枪叉到的两条小鲈鱼而不是大章鱼，爬上了峭壁。我原来计划在山洞和我房子之间踩出一条小路，但后来觉得这样很容易让船上的人和站在高地上的人看见。

峭壁很陡。我爬到顶上。我停下来喘气。那天早上很安静，只有这群小鸟在灌木丛里飞来飞去的声音和海鸥的啼叫声，海鸥并不喜欢这些新来者。随后，我听到了狗打架的声音。这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也许来自峡谷，我拿起弓箭，急匆匆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我下到通向泉水的小路上。泉水周围有许多野狗的足迹，这些足迹中间我看到了朗图的大脚印。足迹穿过整个弯弯曲曲伸向海边的峡谷。我又听到远处有狗打架的声音。

我穿过峡谷走得很慢，这是因为拿着弓箭走不快的缘故。

我终于来到一块就在浅海峭壁边上铺展开来的草地上。很久以前，有时候到了夏天，我们部落的人就在这里居住。他们搜集礁石上的海贝，就在这

里吃饭，把海贝壳也扔在这里，天长日久就形成一个土堆。土堆上长了许多草和一种叫做“格拉潘”的厚叶植物。

就在这土堆上，朗图站在青草和厚叶植物中间。它面朝着我，背朝着海边的峭壁。在它前面野狗围成了一个半圆形。起初我以为野狗把它赶到峭壁上、准备对它发动攻击。但我很快看到有两只狗站在别的野狗前面，也就是在野狗群和朗图之间，它们口鼻上都沾着血。

其中之一是头狗。朗图和我一起生活，它就接替了朗图。另外是一只花斑狗，我从来没有见过。战斗是在朗图和这两条狗之间进行的。其它的野狗都站在那里，看谁倒下就向谁扑去。

野狗群的吵闹声响成一片，连我穿过灌木丛，它们也没有听见，就是我在草地边上，它们也没有看见，它们蹲在那里狂吠，眼睛却盯着打架的狗。我相信朗图知道我在附近，因为它抬起头来闻了闻空气。

那两条狗在土堆脚下跑来跑去，注视着朗图。战斗也许在泉水那里就开始了，它们偷偷跟着它来到这个地方。朗图选中这个地方进行战斗。

海边峭壁在它后面，它们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向它扑去，所以它们只好另想别法。要是一条从后面攻击，一条从正面攻击，那就容易得多了。

朗图站在土堆顶上没有动。它不时低下头去舔舔腿上的伤口，但它在舔伤口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正在下面跑动的两只狗。

我本来可以用箭射它们，因为它们在射程之内：也可以把野狗群哄走，可是我还站在灌木丛中注意动静。这是野狗和朗图之间的一场战斗。要是我阻止了这场战斗，它们肯定还要再打的，说不定会在一些对它不利的地方打起来。

朗图又在舔它的伤口，这次它没有留神土堆下慢慢移动的两只狗。我想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诱饵，后来证明确实如此，因为它们突然向它跑去。它们从土堆的对面奔来，向后竖起耳朵，露出锋利的牙齿。

朗图不等它们进攻，就跳向面前的一条，它转过肩膀，低下头去一口叼住那条狗的前腿。野狗群没有出声。在一片寂静中我只听得骨头折断的声音，那条狗拐着腿退了回去。

花斑狗也已经到了土堆顶上。朗图从那条给它咬瘸腿的狗跟前转过身来，面对花斑狗，可是来不及挡开进攻者的猛烈冲撞。尖利的牙齿咬破了它的喉咙，它急忙转身，身体没有给咬到，腹部却给咬了一口，它倒下了。

这时，趁它躺在草地上，花斑狗小心翼翼地在它面前转来转去，野狗群也在慢慢地朝它的方向移动，我不知不觉往弓上搭了一支箭。朗图和它的攻击者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可以在它再次受伤以前结束这场战斗，要不然野狗群就会向它扑去。可是跟刚才一样，我没有把箭射出去。

花斑狗停了一下，掉转身子，又一次窜上前去，不过这一次是从后面窜过去的。

朗图仍然躺在草地上，脚爪压在身下，我以为它没有看见花斑狗正在向它冲来。它蹲伏在那里，突然抬起身来，同时牙齿已经紧紧咬住那条狗的喉咙。

它们一起滚下土堆，朗图没有松口。野狗群不安地坐在草地上。

没多久朗图站了起来，丢下躺在地上的花斑狗。它走到土堆顶上，昂起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嚎叫。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这种声音里有着许多我不明白的东西。

它在我面前跑过，上了峡谷。我回到家里，它正在那里等我，好象它没有出去过，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后来同我一起生活直到它死，朗图再也没有离开过我。那些野狗，由于某种原因分成了两群，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高地上来过。

因为冬天雨大，春天的花特别多。沙丘上开满了厚厚一层沙花，这种红色的沙花，长着一些时而粉红时而发白的小眼睛。峡谷岩石中间的丝兰花长得很高。顶上长满了卵石大小卷曲的花球，颜色和初升的太阳一样。泉水流过的地方长了许多白羽扇豆。在朝阳一面的峭壁裂缝里，谁也想不到那里会生长什么东西，现在却冒出了一些红、黄颜色的小灌木丛。

鸟也非常多。有很多蜂鸟，它们能在空中静止不动，样子看上去象一些磨光的小石头。它们的舌头很长，用来吮吸蜂蜜。还有蓝色的鸟，这是一种喜欢吵架的鸟。黑、白颜色的啄木鸟在丝兰花的花梗上啄洞、在房梁上啄洞、甚至在鲸鱼骨筒笛上也啄洞。红翅膀的乌鸦也从南方飞来，一起飞来的还有成群的乌鸦，还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黄身红头的鸟。

一对这样的鸟在我房子附近一棵矮树上做窝。那是用丝兰花纤维做成的，窝顶有一个小口，吊起来象个钱袋。母鸟生了两个带斑点的蛋，和它配偶轮流坐在上面。蛋孵出来以后，我把鲍鱼碎片放在树下，用来喂小鸟。

小鸟不象它们的父母亲，是灰颜色的，很丑，可是我还是把它们从窝里拿回来，放在我用芦苇做的小笼子里面。因此春天快过去的时候，除了乌鸦，别的鸟都已离岛往北飞去，我却还有这两只鸟作朋友。

它们很快就长出象它们父母亲那样漂亮的羽毛，并开始发出它们父母亲那样“瑞卜，瑞卜”的声音，既柔和又清脆，比海鸥或乌鸦的啼叫、比鹈鹕之间一呼一应的声音甜蜜多了。鹈鹕之间一呼一应听起来就象掉了牙的老头在吵架。

不到夏天，笼子里养两只鸟已经显得太小，但我没有去做更大的笼子，而是把它们的翅膀尖剪掉，一只鸟剪去一个翅膀尖，那样它们就飞不远，我就让它们在房子里自由活动。等它们的翅膀长齐，它们已经学会从我手里吃东西了。它们从房顶上拍打翅膀飞下来，落在我的胳膊上面，发出“瑞卜，瑞卜”的声音讨食吃。

当翅膀上的羽毛长长的时候，我又把它们剪掉。这次我把它们放到院子里自由活动，它们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寻找食物，有时栖息在朗图身上。朗图现在已经跟它们搞得很熟。后来它们羽毛又长长时，我就不再修剪，它们也从不会飞得很远；最多飞到峡谷里去，晚上总要回来睡觉，也不管它们在外面吃了多少东西，回来总要向我讨食。

其中一只因为它长得大一点，我叫它泰罗尔。泰罗尔是我喜欢的一个年轻人，我就拿这个年轻人的名字给它命名。这个年轻人他已经给阿留申人杀害。另一只叫鲁雷，这是因为过去希望人家叫我这个名字，而不叫我卡拉娜。

在我驯鸟期间，我又做了一条裙子。这条裙子也是我用丝兰纤维放在水里泡软，编成两股绳做成的。式样和别的裙子一样，中间也有褶裥，从两边开口，长及膝盖。腰带是我用海豹皮做的，可以打结。我还用海豹皮做了一双凉鞋，大太阳的时候，我可以穿着它在沙丘上走路；穿上新丝兰裙的时候，我也可以拿它来跟裙子相配。

我经常穿着裙子和凉鞋，同朗图一起到峭壁上去散步。有时候我做一个大花环，戴在头发上。阿留申人在珊瑚湾杀死我们的男人以后，部落里所有妇女都烫短头发，表示哀悼。我也用熟铁烫短了头发，可是现在又长长了，长

到了腰部。我把头发分梳两边，披在背上，戴花环的时候却不行。那时我把头发编成辫子，用鲸鱼骨长别针别起来。

我还做了一个花环挂在朗图的脖子上，它不喜欢戴花环。我们一起沿峭壁散步，了望大海，虽说那年春天白人的船没有来。我过得却很愉快。空气里充满了花香，到处都有鸟在歌唱。

又一个夏天来临了，我还没有叉着山洞附近生活的那条大章鱼。

春季里，我和朗图天天都出去找它。我把独木舟放到水里。慢慢地划过山洞，从这个洞口到另一洞口，常常来回好几次。黑乎乎的水里只要有光线照射的地方，我看到过很多章鱼，就是没有那条大的。

最后我只得放弃找大章鱼，开始采集过冬的鲍鱼。红海贝里的肉最香，最容易晒干，不过绿海贝和黑海贝也不错。因为红海贝肉最香，海星也最爱捕食。

这种星型的动物伏在鲍鱼壳上面，伸出五只长手臂抓住寄生鲍鱼的礁石，用吸盘吸住鲍鱼壳，然后把身子拱起来。海星拉扯鲍鱼壳，有时要扯上好几天才扯下来，它用盘吸住鲍鱼，用腿往上顶，这样一点一点把沉重的贝壳和它寄生的礁石松开。

一天早晨我们离开山洞，向连接山洞的礁石划去。

好几天来，我在珊瑚湾礁石上采集不到很多贝壳，我一直在注视礁石，等待丰收的好时机，也就是没有多少海星寻食的时候，因为要把鲍鱼从海星嘴里撬松和从礁石上撬松一样困难。

潮水很低，礁石露出水面很高。礁石边上有许多红色鲍鱼，几乎没有海星，所以不到太阳升高，独木舟底就装满了。

那一天风平浪静，由于独木舟里的鲍鱼我拿都拿不走，我把独木舟拴起来，在朗图跟随下，爬上礁石去找鱼，准备叉几条来做晚饭。

蓝色的海豚正在海草区外面的海面上腾跃。海草区里面，海獭正在玩它们永远玩不厌的游戏。在我四周，处处都有海鸥在捕捉扇贝。那年夏天扇贝特别多。它们在浮起的海草叶子上生长，数量多极了，以至礁石附近大部分海草都让它们压到海底去了。尽管如此，海鸥还是能够捕捉得到一些扇贝，它们用嘴衔着扇贝，飞到离礁石很高的上空，把扇贝扔下来，然后向礁石飞扑下来，从摔破的贝壳中叼去扇贝肉。

扇贝象雨一样从天而降，落在礁石上，看起来很有趣，可是海鸥在干什么却不是朗图所能懂得的。我东躲西闪，终于到了大鱼生活的礁石尽头。我用一根筋条和一枚鲍鱼壳做的鱼钩，钩到了两条大头长牙，肉味鲜美的鱼，我给了朗图一条，在回到独木舟的路上，我还采集了一些紫色海胆，准备作染料用。

在我前面小跑的朗图忽然丢下鱼，站在那里往礁石边上看下去。瞧，清澈的海水里游着一条章鱼。这正是我要找的那条。正是那个庞然大物！

这个地方你难得看到章鱼，因为它们喜欢水深的地方，礁石这一边的水却很浅。也许这一条平常主活在山洞里，只有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才到这里来。

朗图没有出声。我赶紧装上镖枪头，把捆在我腰上的长绳拴在镖枪头上，然后我爬回礁石边上。

这个庞然大物并没有动，它刚好浮在水面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眼睛。这对眼睛有小石头那么大小，从脑袋上鼓出来，黑色的眼眶，金色的眼球，眼球正中有一个黑点。我仿佛是在一个闪电劈开天空的雨夜，看到了一对妖魔鬼怪的眼睛。

我搁手的地方有一道根深的裂缝，缝隙里面藏着一条鱼。

大章鱼离礁石只有半支镖枪远近，正在我注视它的时候，它一只长臂象蛇一样伸了过来，摸进了缝隙。长臂经过鱼的身旁，贴着礁石伸过去，然后往回卷。就在长臂从后面轻轻伸过来，刚想把鱼包抄起来的时候，我半跪着投出了镖枪。

我瞄准的是大章鱼的头，虽说它的头比我的两条鱼还大，是很容易击中的目标，不料我还是没有击中。镖枪投到水里偏斜了。章鱼四周立即冒出一团乌黑的浊水。我唯一能看到的是它一只长臂还抓着它猎获的东西。

我跳起来拉动镖枪，心想说不定还有机会再投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镖枪杆又浮到水面上来了，我看到带倒钩的镖枪尖已经松掉了。

在此同时，绳子已经拉紧，我身上的绳结解开了，我知道我击中了章鱼。我赶快投下手里的绳卷，因为绳子迅速滑出，容易勒伤手皮，或者纠缠在一起。

章鱼不象其他海洋生物，不用鳍或鳍脚游泳。它用身子前面的小孔吸进水，再从身子后面的两个裂缝里吐出水来。游得很慢的时候，你看得见这两股水淌出来，不过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得见。快速游动的时候，除了水纹你什么也看不见。

丢在礁石上的绳卷跳动着，一边往外跑一边发出嗖嗖的声音。眼看绳子就到头了。我腰上的绳子绷得紧紧的，为了减少冲击，我跳过裂缝向章鱼拉的方向跑去。我用双手抓住绳子，绳子还拴在我的腰部，我把脚牢牢撑住滑溜溜的礁石，向后倾斜。

绳子吃到章鱼的分量，拉得紧紧的，已经开始伸长，我怕绳子会拉断，便向前走去，章鱼往前拉一下，我朝前走一步。

章鱼沿着礁石朝山洞游去。到山洞还有相当距离。如果给它游到那里，我就会捉不住它。独木舟就拴在我前面。只要我登上独木舟，我就可以让它拉着我，直到它没力气。可是我没有办法一边解开独木舟，一边手里拉着绳子。

朗图一直在礁石上来回跑着狂吠，并往我身上跳，这使我干起来更加困难。

我一步步往前走，直至章鱼到了靠近山洞的深水里，离开山洞只有不多几步路，我才不得不停下来，准备即使筋条绳断掉，捉不住它，也只好听其自然了。因此我撑住自己，站在那里不动。绳子在拉紧，水滴四溅。我听得见绳子拉紧的声音，我确信绳子就要断了，尽管我的手已经开始流血，我感觉不到绳子在割我的手。

绳子忽然松了劲，我相信章鱼已经挣脱，但我马上又看见绳子在水里绕了一个大圈。它从山洞和礁石边上游开，朝离我有两倍绳子长的另一块礁石游去。它到了那里也很安全，因为礁石中间有很多藏身之处。

当它向礁石那里移动的时候，我拉回来一半绳子，但很快我又不得不放出去，绳子又开始绷得很紧。这里的海水只有齐腰深，我向下面一块礁石蹬水过去。

离礁石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沙带，底上有很多洞，我小心翼翼地在沙带底上迈着步子，慢慢地走去。朗图在我旁边游水。

我在章鱼躲到礁石中间以前到了沙带。绳子又绷紧了，它回过头来又一次朝山洞游去。它这样反复了两次，每次我都收进一些绳子。当它第三次来到浅水区时，我往后退，迈过沙带，这样它就看不见我，我用足力气拉扯绳

子。

大章鱼滑上了沙子。它张开长臂趴在那里，半个身子还在水里，我以为它已经死了。不过我看见它的眼睛还在转动。我还来不及发出警告，朗图已经冲过去咬住了它。但章鱼太重，提又提不起，摇也摇不动。朗图正在寻找另一个下口咬的地方，章鱼的三只长臂却卷起来缠住了它的脖子。

章鱼只有在水里才是危险的，在水里它可以用长臂把你死死缠住，这些长臂下面有几排吸管，能把你拖到水下，把你淹死。不过就是在陆地上章鱼也可以伤着你，因为它很强壮，不可能很快就死。

大章鱼在挥舞它的长臂，拼命挣扎，想要回到水里去。拖着朗图一点一点往下滑。因为绳子缠住了朗图的腿，我再不能使用绳子了。

我用来撬松礁石上鲍鱼的鲸鱼骨刀，拴在我腰部的皮带上。刀尖已经很钝，但刀口也还很锋利。我丢掉绳卷，一面解下刀子，一面往前跑去。

我跨过章鱼，站在它与深水之间。它有那么多长臂挥舞抽打，砍掉其中一条也无济于事。一条长臂抽在我的腿上，象挨了一鞭子那样火辣辣的。朗图咬掉一只长臂，断臂还在水边蠕动，仿佛正在寻找一样东西把它缠住不放。

它的头从七扭八弯的长臂中伸出来，象一根巨大的树梗子，那对带黑眶的黄眼睛盯着我。尽管有汹涌的海涛声、海水的泼溅声和朗图的吠声，我还是听得到它的嘴巴在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它的嘴巴比我手里刀子还要锋利。

我把刀插进它的身体，当我这样做时，我突然好象给无数水蛭包住了，吸吮着我的皮肤。幸好拿刀那只手没有给吸住，我一次又一次地往它那张粗糙的软皮上捅。那些吸住我使我感到十分疼痛的吸管渐渐松开，那些长臂慢慢停止活动，瘫软在地。

我想把章鱼拖出水来，但力气没有了。我甚至没有回到礁石那里去取独木舟，不过花了很多工夫做成的镖枪杆、镖枪头和筋条绳，我还是收了起来。

我和朗图还没有到家天就黑了。

朗图的鼻子给大章鱼的嘴咬伤了，我也有好几处划破擦伤。那个夏天我还看见过两条大章鱼在礁石旁边游动，不过我并没有打算用镖枪去叉它们。

在那以后不久，我又采集了两独木舟鲍鱼，多半是那种比较香甜的红色鲍鱼，我把它们洗干净带回家去。篱笆的南半部分整天都有阳光，我用树枝在那里搭了一个架子，把鲍鱼肉铺在上面晒。鲍鱼新鲜的时候比你的手还大，有两只手背那样厚，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它们就收缩得很小，所以你要晒很多鲍鱼才行。

过去岛上有小孩赶海鸥，海鸥最喜欢吃鲍鱼肉。只消一个上午鲍鱼肉放在那里没人看守，它们就会把一个月的收获饱餐一顿而飞去。

起初，每当我到泉水那里或到海边去时，我把朗图留在家里赶海鸥，谁知它不愿意干，我走以后它不停地嚎叫。最后没办法，我用绳子拴上一些鲍鱼壳挂在木桩上。壳里面发亮，能反射阳光，风一吹就左右摇摆。从此以后我就不担心海鸥了。

我也用自己做的鱼网捕捉小鱼，把它们吊起来晒干，准备冬天用来点灯。架子上晒着鲍鱼肉，鲍鱼壳在闪闪发光，在风中摇晃，一串串的小鱼挂在篱笆上，使这个院子看起来好象整个村子的人都住在这个高地上，而不是仅仅我和朗图。

采够过冬食物以后，每天早晨我都出海去。到了夏末我要采集和储存野菜和野谷，这会儿没有事可干。夏天的头几天我去过很多地方——去过海象居住的海滩、去过比我们找到的头一个山洞还要大的黑山洞、去过鸬鹚栖息的高礁石。

高礁石离岛一里格多远，这是一块黑礁石，因为上面站满了鸬鹚，所以微微发光。我头一次去杀死了十几只鸬鹚，我把它们剥了皮、剔去肉，放在外面晒干，我想日后给自己做一件鸬鹚羽毛裙。

黑山洞在岛的南岸，靠近存放独木舟的地方。山洞前面是一块很高的岬角，周围海面是很深的海草区，要不是我看见一只海鹰飞出来，我肯定已经划过山洞去了。太阳已经偏西，我回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我很想看看海鹰和它居住的地方。

这个山洞口很小，和高地下面那个山洞的洞口一样，我带着朗图低头弯腰才能通过。洞外只射进来一些微弱的光线，只见我们走进了一个四壁黑得发光的石窟里，那石壁弯弯曲曲一直伸到高高的洞顶。石窟的尽头是另一个小洞口，很长，很黑，我们穿过洞口又到了比头一个更大的石窟，里边给一道光柱照得很亮。原来那是从洞顶锯齿形裂缝里射下来的阳光。

看见阳光照射下来，石壁上有黑色的影子在浮动，朗图先是狂吠，接着开始嚎叫。它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就象一大群野狗在嚎叫一样，使我感到毛骨悚然。

“安静，安静！”我喊叫道，用手去捂住它的下巴。我的话声也在石窟里一次又一次地回荡。

我把独木舟掉过头来，开始返回洞口。石窟上方，有一块扁平突出的石头从石窟一头一直伸到石窟另一头，我的视线落到一排奇怪的塑像上。总共有二十多个，都倚在黑色的石壁上站着，都和我一般高，胳膊和腿很长，身子却很短，全是芦苇做的，身上穿着海鸥羽毛做的衣服。个个塑像都有一对用鲍鱼壳磨成圆形或椭圆形的眼睛，面部其他部分却是空白的。这些眼睛闪闪发光地往下看着我，随着水上光线的移动和反射，这些眼睛也在动，比活

人的眼睛还活灵活现。

这些塑像中间，坐着一个骷髅。它盘腿倚壁而坐，手指拿着一管鸕鹚骨做的笛子，举在嘴边。

那块突出的岩石上，在一排直立的塑像的阴影之间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但已经模模糊糊隐入石壁的深处。我又开始向洞口划去。我忘记了潮水正向洞里涌来。使我吃惊的是，洞口变得狭窄了。已经小得过不去了。我们不得不呆在这个石窟里，等到黎明来临潮水才会退走。

我划到山洞的尽头。我没有回头看大石头上塑像闪闪发光的眼睛。我蹲在独木舟底上，看那光柱逐渐变弱。出海的洞口愈来愈小，终于消失了。夜来临了，洞顶的缝隙露出了一颗星。

这颗星从视线中移开，另一颗又接替了它的位置。石窟里的潮水把独木舟托得更高了。海水拍打着石壁，就象笛子在吹奏柔和的曲子。在这漫长的夜晚，它吹奏了许多曲子，我几乎没有睡觉，一直仰望着天上星星的变化。我知道坐在大石头上吹笛的骷髅是我的一个祖先，那些眼睛闪闪发光的偶像，也是我的祖先。但我还是睡不着，还是很害怕。

天刚破晓，另一次涨潮差不多又要开始，我们离开了山洞。我没有望那位为他们吹奏长笛的骷髅，而是很快划出山洞，来到晨雾弥漫的大海。我连头也没有回。

“我想这个山洞一定有过名字，”我对朗图说，它和我一样，也在为获得自由而高兴，“不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它的名字，也没听到别人谈起过这个山洞。我们就叫它黑山洞吧，我们今后再也不到那里去了。”

当我们从高礁石出海归来时，我把独木舟藏在高地下面的山洞里。这是一件很费力气的工作，但是每回我总还是把独木舟从水里抬起来拖到岬角上去，即使我打算第二天早晨再出海也不例外。

两个夏天来了又去了，阿留申人没有回来，但在这些日子里我总提防着他们。拂晓，我和朗图下到峭壁上去，我总要望望海洋里有没有他们的船帆。夏日天高气爽，我能看到好几里格远。不管我们乘独木舟去哪里，决不超过半天。回家的路上，我也总要把独木舟划近海岸，寻找他们。

我们最后一次去高礁石的时候，阿留申人来了。

我藏好独木舟，背着十张鸕鹚皮爬上峭壁。在峭壁顶上我站了一会儿，凝视着大海。水上有几朵小云。其中最小的一朵，看起来和别的不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艘船。

太阳在海上撒下了粼粼波光，但我还能看得很清楚。船有两张帆，它正朝这个岛驶来。好长时间我分不清帆船的颜色。我正在纳闷会不会是白人，虽说现在我很少想到他们，也很少到海边去守望他们的船。

我把鸕鹚挂在篱笆上，爬到高地的岩石顶上去。因为太阳很低，整个海洋都撒满了阳光，就是在岩石上也看不大清楚。后来我站在那里想起来了，白人的船该是东方来的。这艘船来自不同的方向——是从北方来的。

我还不能肯定船是否属于阿留申人，不过我决定把需要拿到峡谷山洞里去的東西都捆起来。我有很多东西要带——我的两只鸟、我做的裙子、石头炊具、我的珠子和耳环、鸕鹚羽毛以及所有的篮子和武器。鲍鱼肉还没有干，我只好把它们留下来。

我把所有的东西捆好，放在篱笆下面的地洞旁边，我重又回到高地上去。我伏在岩石上以免让人看见，在岩石边上往北窥视。开始我没有找到船，后

来我看见它走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它已经绕过海草区，接近珊瑚湾的礁石了。夕阳照在船上，照在象鸟嘴一样的船头上，照在两张红帆上。

我知道阿留申人不会在黑夜上岸，我还有整整一个晚上可以往山洞里运东西，但我没有耽搁时间。我工作了大半个晚上，往山洞跑了两趟。拂晓时，所有东西全搬完了，我又最后一次回到房子里去。我把火堆里的柴灰埋起来，撒些沙子在放东西的石头架子上和地上。我把挂起来吓唬海鸥的贝壳取下来，同鲍鱼肉一起抛到峭壁下去，最后，我用鹈鹕的羽毛把我的脚印抹去。当我做完这一切以后，房子看起来好象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

这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我爬上岩石。船已经停靠在海湾里面。几条独木舟正在往岸上运东西，一些人已经出海到海草区，开始去捕猎海獭了。岸上烧起一堆火，火堆旁边有一个姑娘。她正在煮什么东西，我看得见映照在她头发上的火光。

我在高地上没有停留多久。过去我到峡谷去，每次总是走一条不同的路，以免踩出一条小路来。这次我沿着峭壁往西走，然后再穿过灌木丛折回来，注意不留下任何痕迹。朗图的脚印没有关系，因为阿留申人知道岛上有狗。

山洞很黑，我费了很大劲才把朗图弄进小洞口。我爬进爬出爬了好几次以后，它才肯跟我一起爬。我用石头把洞口堵起来，由于我很累，躺下来睡了整整一天。一直到我看到岩石缝中闪烁的星星才醒来。

那天晚上我离开山洞时，我没有带朗图。我把洞口堵起来，以免它跟着，要是阿留申人带了狗来的话，它肯定会闻出它们来。我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来到高地。

我还没有爬到那块很高的岩石顶上，我就能看到阿留申人的火光。他们把营房扎在方山上，也就是他们过去用过的那个泉水附近。离我的山洞不到半里格远。

我站在那里久久望着火光，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搬到岛上的另一头去，也许可以搬到野狗居住过的那个山洞去。我并不担心那些男人会发现我，因为他们整天都在海滩上工作或乘着独木舟在海里捕猎海獭。我最担心的还是那个姑娘。峡谷里灌木丛生，很难通过，但在峡谷里长有野菜和野谷。说不定有时她会出来寻找食物，转到泉水这里来，一看到泉水有人使用，就会发现我去山洞的脚印。

我在岩石上一直到阿留申人熄火。我想到我能做的一切，想到我能去的几个不同的地方，最后决定留在峡谷。这个岛的尽头没有泉水，而且我搬到那里去，也没有地方去藏我可能需要的独木舟。

我回到山洞，一直到月圆才离开。食物剩下不多了。我和朗图爬到高地上去，当我们经过房子的时候，我看到篱笆上的鲸鱼骨破断了三根。里面没有人，否则朗图会叫起来的。我等到退潮接近黎明的时候，装了一篓子海水和鲍鱼。天亮以前我们回到了山洞。

海水可以使鲍鱼保持新鲜，但是当我们不得不再出去的时候，夜是那样的黑，无法找到去礁石的路。因此我只好采集一些野菜。太阳出来以前，我不可能采集很多野菜，所以在下一个月夜到来之前，我只能改为每天早晨出去。等到有了月亮，我就可以到礁石上去捡鲍鱼了。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没有看见一个阿留申人。那位姑娘也没有到山洞附近来，虽然我在峡谷最下面发现过她的脚印，她曾到那里去挖过野菜。阿留申人没有带狗来，这真是幸运，因为如果带来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发现朗图的足迹，跟踪我们到山洞来。

对我和朗图来说，这些日子很难熬。起初它在山洞里走来走去，站在洞口闻闻石缝。除非我和它在一起，我不让它单独出去，我怕它到阿留申人的营房去，再也不回来了。过了一些日子，它习惯了这种生活，整天躺着，看我做各种事情。

山洞里很黑，即使太阳升得很高也很黑，于是我燃起我储存的小鱼。借它们的光我开始做一件鸬鹚裙，天天都做。我从高礁石那里拿回来的十张鸬鹚皮已经晒干，可以缝了。所有这些皮子全是雄鸬鹚的，它们的羽毛比雌鸬鹚的羽毛厚，也更富有光泽。丝兰花纤维的裙子做起来要简单得多。我打算把这一件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剪裁这些皮子很仔细，缝起来也格外小心翼翼。

我先做裙子底下的一部分，把皮子一块块头尾相连在一起，总共用了三张皮。裙子的其余部分则把还有几块皮子的边缝在一起，做好的裙子上半部分羽毛倒向一个方向，裙子下半部分羽毛则倒向另一个方向。

这是一条美丽的裙子，我在第二次月夜过后的那天里做完了裙子。我把全部小鱼都烧光了，由于在阿留申人没离开以前，我不能去捕小鱼，我把裙

子拿到外面来做。第一次在峡谷里发现脚印之后，又发现了两次，不过都没有靠近山洞。我开始感到安全了，因为冬天的暴风雨很快就要到了，阿留申人就要离开，不到另一次月圆他们就要走了。

我从来没有在阳光下看过这条裙子。鸬鹚的羽毛是黑色的，却闪出金碧的颜色，根根羽毛都在闪闪发光，好象着了火似的。它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美丽得多。我缝得更快了，差不多快完了，可是我不时停下来，放在腰上比量比量。

“朗图，”我说，高兴得有些眼花缭乱，“要是你不是一条公狗，我也会给你做一条裙子，和这条一样漂亮。”

趴在洞口外面的朗图抬起头来，对我打了个呵欠，又继续睡了。

我站在太阳光下，拿裙子往腰上比量，朗图腾的一下站起来。我听到脚步声。声音是从泉水那个方向传来的，我连忙回过头去，只见一位姑娘正从灌木丛中往下看我。

我的镖枪立在洞口旁边，很容易拿到。这位姑娘离我不超过十步远，她只要稍微一动，我就能拿起镖枪投出去。为什么我没有把镖枪投出去，我不知道，她不就是那些在珊瑚湾海滩上杀死我亲人的阿留申人中的一个。

她不知说了些什么，朗图离开山洞口，慢慢地朝她走去，它脖子上的毛竖了起来，那时它已走到她站的地方，让她抚摸它。

这位姑娘望了望我，做了个手势，我懂得这是在说朗图是她的。

“不，”我大声叫道，同时摇摇头。

我拿起了镖枪。

她蓦地转过身去，我以为她想穿入灌木丛逃走。不料她又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朗图现在是属于我的了。我不相信她。我把镖枪举过肩膀，准备投出去。

“徒托克，”她指指自己说。

我没有说我的名字。我呼唤朗图，它回来了。

这位姑娘看看它，又看看我，笑了笑。她比我年纪大，但没有我高。她有一张宽脸、一对乌黑的小眼睛。当她微笑时，我看得出她的牙齿由于咀嚼海豹筋条磨损得很厉害，不过洁白得很。

我手里还拿着鸬鹚裙，姑娘指指裙子，说了几句话。有一个词——温兹卡——听起来象我们的话“美丽”的意思。

我为我的裙子感到非常骄傲，这一点我从前没有想到过。镖枪还在我手里，不过我举起了裙子，让阳光能够照到整条裙子。

这位姑娘从岬角上跳下来，走到我面前摸摸裙子。

“温兹卡，”她又说。

我没有说这个词，不过她要把我的裙子接过去，我给了她。她把它贴在腰上，让它从臀部铺展下来，转过去转过来看个不停，她的姿态非常优美，裙子象水一样在她周围漂动，可是我恨阿留申人，从她手上把裙子拿了回来。

“温兹卡，”她说。

我已经有那么长时间没有听别人说话了，她的话听起来很怪，不过很好听，即使说这些话的是一个敌人。

她还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这会儿她说话的时候，她正在越过我的肩膀往山洞里看。她指指山洞，又指指我，做了一些仿佛她在生火的姿势。我知道她要我说什么，但我没有说。她想了解我是否住在山洞里，这样她就可

以把男人带来，把我带到他们的营房里去。我摇了摇头，指指岛的尽头，指指老远老远的地方，因为我不信任她。

她还一直在往山洞那里看，但她不再说什么。我举起镖枪，本可以投出去。不过尽管我怕她会带猎人们带回来，我还是没有投。

她来到我跟前，摸了摸我的胳膊。我不愿意让她摸。她又说了一些话，又笑了笑，走到泉水那里去喝水。一转眼间她已消失在灌木丛中。朗图并没有跟她走的意思，她走的时候也没有出声。

我爬回山洞，把我所有的东西捆扎起来。我整整一天都在做这件事，因为那些男人还在工作，天黑以前不会回营房。

傍晚我就准备离开山洞，我打算划独木舟到岛的西部去。我可以在那里的岩石上睡觉，直到阿留申人离开，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到处转移。

我把五个篮子拿到峡谷上面，藏在靠近我房子的地方。天越来越黑，我不得不回到山洞去取剩下的两个篮子。我小心翼翼爬过灌木丛，在洞口正上方停下来，听了听动静，朗图在我身边，它也在听。除非在灌木丛中长期生活的人，谁也不可能在黑夜中穿过灌木丛而听不出一点声息。

我经过泉水，稍停片刻，然后再爬上山洞。我觉得在我离开期间有人来过这里，他们可能隐藏在黑暗中监视着我，他们准备等我进入山洞动手。

我有些害怕，所以没有进去，连忙掉头就走。就在这时我只见山洞前面，那块我当台阶用的平石板上有一件东西。那是一副项圈，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黑石头做成的。

## 二十二

我没有进山洞，也没有去拿岩石上的项圈。那天晚上我睡在高地上藏篮子的地方。拂晓我回到峡谷里去。躲在一块灌木丛生突出的大石头上。这里靠近泉水，可以望到山洞口。

太阳出来了，照亮了整个峡谷。我能看见摆在石板上的项圈。项圈上的石头比在黑夜里显得更黑了。看上去有许多颗。我想下去到山洞口数一数，看看能否在我脖子上围上两圈，但我们没有离开那块大石头。

我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上午。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这时朗图叫了起来，我听到下面有脚步声。那位姑娘唱着歌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她走到山洞那里，一看摆在石板上的项圈，她就不出声了。她拾起项圈，又放下，朝山洞里张望。我的两个篮子还在那里。接着她走到泉水那里去喝了水，就钻进灌木丛走开了。

我腾的一下站起来。“徒托克，”我叫道，一面跑下峡谷。“徒托克。”

她立刻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她一定是在附近守候，看我会不会回来。

我跑到石板那里，戴上项圈，转了一圈让她欣赏。小珠子在我脖子上不是围了两圈而是围了整整三圈。珠子有长的也有椭圆的，而不是圆的，这种珠子很难做，需要很高的技巧。

“温兹卡，”她说。

“温兹卡，”我跟着她说，这个词说起来很别扭。然后我用我们的话说了“美丽”这个词。

“温—泰，”她一面说一面发笑，因为这个词她听起来觉得也很别扭。

她摸摸项圈，用她们的语言称呼它，我用我们的语言称呼它。我们指别的东西——泉水、山洞、飞翔的海鸥、太阳、天空、睡着的朗图——一面交换它们的称呼，一面笑个不停。它们竟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坐在那块石板上，一直坐到太阳偏西，一直在玩这种游戏。随后徒托克站起来，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马——勒，”她说再会，在等我报上自己的名字。

“王—阿—巴—勒，”我回答说，这话的意思是“头发又黑又长的姑娘”。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名字告诉她。

“马—勒，王—阿—巴—勒，”她说。

“巴—舍—罗，徒托克，”我回答说。

我望着她穿过灌木丛。我久久站在那里听她的脚步声，一直到听不见为止，然后我去高地把篮子拿回山洞。

徒托克第二天又来了。我们坐在石板上晒太阳、交换字眼、有说有笑。天上的太阳走得特别快，她不得不离去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但下一天她又来了。就在这一天她告辞的时候，我把我的秘密名字告诉了她。

“卡拉娜，”我指着自已说。

她把这个词也说了一遍，不过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王—阿—巴—勒，”她皱着眉头说。

我摇摇头，又指着自已说，“卡拉娜。”

她把黑眼睛睁得大大的。渐渐她露出了笑容。

“巴—舍—罗，卡拉娜，”她说。

那天晚上我开始为她做一件礼物，答谢她送给我的项圈。起初我想给她

一对骨头耳环，后来想起她的耳朵没有穿过眼，还想起我有一篮子磨成薄圆面的鲍鱼壳，我就开始为她做一个压发圈，我用棘刺和细沙子在一个个圆面上穿两个眼。在圆面中间，我放上十个不比我小指尖大的珍珠贝壳，用海豹筋把它们穿在一起。

做这个压发圈花了我五个晚上的时间，第六天她来时，我把它给了她，替她套上头，系在后脑勺上。

“温兹卡，”她一面说一面拥抱我，她是那样高兴，以至使我忘记了给坚硬的贝壳穿眼带来的手指头疼。

她到山洞来过许多次，后来有一天上午她没有来。我等了เธอ一整天，到了黄昏我离开山洞，登上能看到峡谷的大石头，担心那些男人知道我住在这里，会来找我。那天晚上我就睡在大石头上。那时已经刮起初冬的风，夜是很冷的。

徒托克第二天也没有来，我这才记得已经快到阿留申猎人离开的时候了。说不定他们已经走了。那天下午我到高地去。我爬上岩石，一直爬到看得到下面的岩石边上，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阿留申人的船还在那里，不过男人们正在甲板上工作，独木舟正在来回穿梭。风刮得很大，放在岸上的海獭皮剩下没有几捆了，看来船多半将在拂晓时离开。

我回到峡谷天已经黑了。由于刮来的风十分寒冷，我也不再怕阿留申人会来找我，所以我在山洞里生起了火，做了一顿海贝加野菜晚饭。我做了足够朗图、徒托克和我吃的饭，我明知徒托克不会再来；不过我还是把她的饭放在火堆旁边等着她。

一次朗图叫了起来，我也仿佛听到了脚步声，连忙走到洞口听个仔细。我等了好久，没有吃东西。云从北方推来，布满了寒冷的天空。风声越刮越大，在峡谷中狂呼乱叫。最后我只好用石头把洞口堵上。

拂晓我去高地。风停了。海上浓雾弥漫，灰色的波涛洗刷着海豚岛。我等了很久才看得见珊瑚湾。后来阳光终于驱散了浓雾。小巷已经空了。那带有红色鸟嘴一般的船头、挂有红帆的阿留申人的船已经开走了。

起初，我以为可以马上离开山洞，搬到高地上的房子里去住，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当我站在那块高岩石上俯视荒芜的港湾和空荡荡的海洋时，我不禁想起了徒托克。我怀念我们一起坐在阳光下度过的所有时光。我仿佛还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在欢笑时眯缝起来的黑眼睛。

朗图在我脚下的峭壁上跑来跑去，向尖叫的海鸥狂吠。鹈鹕在蓝色的水面上捕鱼一面喋喋不休。远处，我听见海象在吼叫，可是当我想到徒托克时，这个海岛忽然又显得那样冷清。

那些捕猎海獭的人走了之后，留下很多受伤的海獭。一些漂来死在岸上，另一些给我用镖枪杀死了，因为它们正在受苦，也活不成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一只受伤不重的小海獭。

它躺在一个雄海草区，要不是朗图叫起来，我的独木舟也早划过去了。一团水草缠住了它的身子，我起先以为它在睡觉，因为它们睡觉以前，常常用这种方法把自己捆住，以免漂走。再一看我才发现它背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痕。

我向它靠拢，在独木舟边上伸过手去，海獭也没有打算游走。海獭的眼睛很大，特别是小海獭，这只海獭由于恐惧和疼痛眼睛更大，我在这对眼睛里看得到我自己的映象。

我割断缠住它的水草，把它弄到礁石后面的潮水池里，那里海涛冲刷不到。

暴风雨过后大海很平静，我在礁石边上捉了两条鱼，小心翼翼不让它们死掉，因为海獭不愿意吃死的东西，我把鱼放在潮水池里。我刚才说的都是大清早发生的事。

那天下午我回到潮水池去。鱼不见了，小海獭仰面浮在水面上睡着了，我没有打算用草药去给它治伤，因为咸水也能起到治伤的作用，再说就是用草药，怎么也设法不让水冲掉。

我天天给它带去两条鱼，丢在潮水池里。在我看着它的时候，海獭不肯吃。后来我带去四条鱼，也都吃光了，最后我带去六条，看来这个数才比较合适。不管风平浪静还是暴风骤雨，我天天都给它带鱼去。

这只海獭渐渐长大，伤口也开始愈合，但它还留在池子里面。现在每当我去，它总是在等着我，也肯从我手里叼鱼吃了。这个水池不大，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跳出去，游到海里去，可是它还呆在那里，不是在那里睡觉，就是在等我给它带食物去。

小海獭现在长得有我胳膊那样长了，皮毛很光滑，它的鼻子又尖又长，鼻子两边有很多胡须，我从来没见过象它那样大的眼睛。我在池子旁边的时候，它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不管我干什么，它的眼睛总跟着我转，当我说些什么话的时候，这对眼睛就骨碌骨碌打转，样子很滑稽。不过这也多少有点使我喉头哽塞伤心起来，原来它们也知道悲伤和欢乐。

有好多时候我只叫它海獭，就象我过去把朗图叫作狗一样。后来我打定主意给海獭取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芒—阿—勒”，意思是大眼睛的小男孩。

每天捕鱼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风大浪高的时候。有一次我只捕到两条鱼，我把它们丢在水池里，“芒—阿—勒”很快吃掉了，等我再给它。当它发现我统共只有两条时，它转着圈游个不停，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

第二天浪高水大，即使退潮的时候我也不能在礁石上钓鱼，因为我没有东西给它吃，我也就没有到池子那里去。

三天过后我才能捕鱼，当我再到那里去时，池子已经空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离去，可当真它回到海里去了，我又感到很不好受，我再也不能为它捕鱼了。就是在海草里再看到它，我也认不出它了，因为现在它已经长大，伤口也已经痊愈，看上去跟别的海獭一模一样。

阿留申人离开后不久我就搬回高地上去了。

只有篱笆遭到了些破坏。我把篱笆修补好，几天之后房子就恢复了原状。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夏天搜集的鲍鱼全都不见了。我只好每天捕到什么吃什么，努力在能捕鱼的日子里多捕一些鱼，以度过不能捕鱼的日子。整整前半个冬天，就是“芒—阿—勒”游走以前，有时很难捕到鱼。在那以后，就不那样困难了，我和朗图总有足够吃的。

阿留申人在岛上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捕沙钻鱼来晒干，所以那个冬天晚上没法点灯。我很早就上床睡觉，只在白天干活。不过我还是为我的叉鱼镖枪添置了一根绳索，还做了许多鲍鱼壳挂钩，最后还做了一些耳环，以便跟徒托克送我的那副项圈相配。

这些耳环费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一连好几天趁早晨退潮，在海滩上搜寻，才找到两颗容易雕刻的卵石，同项圈上石头的颜色相同。耳环上打眼更费事，因为这种石头不好固定，不过当我打好眼、用细沙子和水磨光、用骨钩吊起来戴上我耳朵时，它们显得非常美丽。

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戴上项圈和耳环，穿起鸬鹚羽毛裙，和朗图一起在峭壁上散步。

我经常想念徒托克，特别在这些日子里，我总要朝北方眺望，希望她能在这里，来看望我。希望我能听到她用怪声怪调的语言说话，希望我能想出一些事给她说说，也希望她能想出一些事情给我说说。

---

一种鳞呈银色的香鱼。

## 二十四

春天是开花的时节，水在峡谷中奔流，泻入海中，许多飞鸟又回到了岛上。

泰罗尔和鲁雷在它们出生的那棵树上筑了一个窝。用的是干海草、干树叶、甚至朗图背上的毛。在筑窝期间，每当朗图在院子里一不注意，它们就会飞扑下来，叼一嘴毛就飞走。这个，朗图当然不愿意，后来一直到它们把窝筑成，它总躲着它们。

我给鲁雷起个姑娘的名字是正确的，因为它下了一些带斑点的蛋，在它配偶的帮助下，孵出了两只丑陋的小鸟，这对小鸟不久就变得很美丽。我给它们起了名字，修剪了它们的翅膀，不久这两只小鸟就象它们的父母亲一样驯服了。

我还找到一只小海鸥，这只小海鸥是从窝里掉到沙滩上来的。海鸥在峭壁和岩石上有坑洼的地方筑窝。这些坑洼一般都很小，我常常看到小海鸥在窝边摇摆不定，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不掉下来。它们很少有掉下来的。

这只鸟嘴黄里带白的小海鸥受伤不重，不过还是把一条腿摔断了。我把它带回家，用两根小棍和海豹筋把骨头缚在一起，起初它不想走，后来，因为它还小不能飞，它就开始跛着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有了这些小鸟和老鸟，有了白海鸥和跟我形影不离的朗图，这个院子似乎是一个安乐窝。要是我不想念徒托克就好了。要是我不思念姐姐乌拉帕就好了，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她面颊上画的标志是否真有魔力。如果它们真有魔力，她现在已经和克姆科结了婚，已经是许多孩子的妈妈了。如果她看见我的这些孩子，一定会笑话我，这些孩子和我过去一直希望有的孩子是那样截然不同。

那年初春，我就开始采集鲍鱼，我采集了许多，拿到高地上去晒干。如果阿留申人再来，我要有足够的储备。

有一天，我在礁石上往独木舟里装鲍鱼，看见附近海草里有一群海獭。它们互相追逐，从海草里冒出头来，然后又钻到海草下面，接着又从别的地方钻出来。就象过去岛上有小孩时，我们经常灌木丛中玩的游戏一样。我在寻找芒一阿一勒，可是它们全都一个样子。

我把独木舟装满鲍鱼，向岸上划去。有一只海獭紧紧地跟着我。我的独木舟一停，它就往水下钻，然后又在我前面浮起来。它离我很远，不过就是那样，我也知道它是谁。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把它和别的海獭区别开来，可是我十拿九稳它就是芒一阿一勒，所以提起了我才捉到的鱼。

海獭游得很快，我还来不及喘口气，它已经把鱼从我手里夺走了。

我有两个月没有看见它了。后来，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捕鱼，它又突然从海草里钻了出来。它后面还有两只小海獭。它们和小狗一般大小，游得很慢，“芒一阿一勒”不得不常常催促它们。海獭刚生下来不会游泳，不得不抓住它们的妈妈。它用蹼脚把它们扫到水里，然后围着它们兜圈子，直到它们学会跟着游水为止。

“芒一阿一勒”来到礁石附近，我往水里扔了一条鱼。它不象过去那样把鱼夺走，而是等在一旁看小海獭怎么办。而小海獭似乎对我比对鱼更有兴趣，直到那条鱼开始游走，“芒一阿一勒”才用锋利的牙齿把鱼咬住，向小海獭前面抛去。

我又往水里扔了一条鱼，想给“芒—阿—勒”吃，可是它还是和刚才一样。小海獭仍然不会捕食，最后它们玩腻了这种把戏，游过去，伸出鼻子在“芒—阿—勒”身上磨蹭。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芒—阿—勒”是它们的母亲。海獭是终身配偶，如果妈妈死了，父亲将尽力抚养小海獭。我刚才还以为“芒—阿—勒”就是属于这种情形。

我低头看着这个游在礁石旁边的小家庭。“‘芒—阿—勒’，”我说，“我给你起个新名字。你叫‘王—阿—勒’，这对你更恰当一些，因为它的意思是‘大眼睛姑娘’。”

小海獭长得很快，不久就可以从我手里叼鱼了。“王—阿—勒”却更喜欢吃鲍鱼。它让我把鲍鱼抛给它沉到海底去，然后它一头栽下去，上来时身上托着鲍鱼，嘴里衔一块石头。接着它仰面浮在水上，把鲍鱼放在胸口上，用石头一次次敲打鲍鱼，直到把鲍鱼壳打碎为止。

她教她的小海獭也这样做，有时候我整整一上午都坐在礁石上，看它们三个在胸口上敲打坚硬的鲍鱼壳。要是别的海獭不这样吃鲍鱼，我一定会以为“王—阿—勒”在玩游戏让我高兴高兴。可是它们都这样吃，对它们这种吃法我一直感到非常惊奇，就是现在也还感到很惊奇。

自从那个夏天我和“王—阿—勒”跟它的小海獭交上朋友以后，我没有再杀过海獭。我有一件海獭披肩，一直用到破旧也没再做一件新的。我也没有再杀过鸬鹚，取它们美丽的羽毛，尽管它们的脖子又细又长，互相交谈起来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我也没有再杀海豹，取它们的筋了，需要捆扎东西的时候，我就改用海草。我也没有再杀过一条野狗，我也不想再用镖枪叉海象了。

乌拉帕一定会笑我，其他人也会笑我——特别是我父亲。但对于那些已经成为我朋友的动物，我还是有这种感情。即使乌拉帕和我父亲回来笑话我，即使所有其他的人都回来笑话我，我还是会有这种感情的，因为动物和鸟也和人一样，虽然它们说的话不一样，做的事不一样。没有它们，地球就会变得枯燥无味。

## 二十五

阿留申人再也没有到蓝色的海豚岛来过，不过年年夏天我都在提防他们，春天一到我就采集海贝，把它们晒干，储存在我放独木舟的山洞里。

他们离开后，我在两个冬天里又做了一些武器——一支镖枪、一张弓和一袋箭。我把这些东西也储存在高地下面，这样，如果阿留申猎人口来，我就可以到这个岛的另一部分去，从这个山洞搬到另一个山洞，需要的话，甚至可以住到独木舟里去。

阿留申人走后，有好几个夏天，海獭群离开了珊瑚湾。没有给阿留申人镖枪杀死的老海獭，现在也知道夏天有危险，所以把海獭群领走了。它们到离这里很远的高礁石海草区去，在那里住到冬天第一场暴风雨来临。

我和朗图经常出海到那块礁石那里去，在那里住几天，给“王—阿—勒”和别的新相识的海獭捕鱼吃。

有一年夏天海獭没有离开，就在那个夏天朗图死了，那时我才明白那些记得阿留申猎人的海獭都已经死掉了。我难得想到阿留申人，也难得想到那些说过要回来接我而一直没来的白人。

那个夏天以前，自从我和弟弟留在岛上以来，我从来没有间断过计算我在岛上度过的岁月。一个月来，一个月去，我都在房子门边的柱子上刻一个标记。从房顶到地，我刻上了许多标记。那个夏天以后，我再也不刻标记了。日月的流失现在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只做一些标明一年四季的记号。去年我连这个都没有记。

朗图是夏末死去的，春天以来许多日子里，每当我到礁石上去捕鱼，除非我哄它，它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它喜欢躺在房子前面晒太阳，我就让它去晒，我自己到礁石上的次数也不象过去那样多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朗图站在篱笆前面狂吠，要我让它出去。月圆的时候它经常这样做，一般都在早晨才回来，可是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第二天早晨它也没有回来。

我等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都快黑了，我才出去找它。我看见了它的脚印，沿着它的脚印翻过许多沙丘和一座小山，到它曾一度居住过的野狗窝去。我在那里找到了它，它孤孤单单躺在山洞里。起初我以为它受伤了，可是身上又没有伤口。它用舌头舔了舔我的手，不过就舔了那么一次，接着它又静静地躺下，呼吸很局促。

由于夜幕已经降临，天太黑，我无法把朗图抱回家去，我只好住在那里，我在它身边整整坐了一个晚上，跟它说话。拂晓，我抱着它离开了山洞，它的分量很轻，仿佛它身上的皮肉已经先离开了世界。

我经过峭壁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海鸥在天空中啼叫，它听到声音竖起了耳朵，我把它放下来，以为它希望象以往那样向海鸥再叫上一声。它把头抬了一下，眼睛跟随着它们，但是没有出声。

“朗图，”我说，“你过去总喜欢向海鸥狂吠。有时整个上午和整个下午你都会向它们叫个不停，现在你就再为我向它们叫几声吧。”

可是它已经不再去看它们了。它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倒在我的脚下。我把手放在它胸口上。我感到它的心还在跳，不过只跳了两下，跳得很慢，声音很响很空洞，就象海滩上的波涛一样，后来就停止了跳动。

“朗图，”我哭了出来，“喔，朗图！”

我把它埋葬在高地上。我在岩石缝里挖了一个洞，整整两天，我从早晨一直挖到天黑。我把朗图和—些沙花放进石洞，还有一根朗图喜欢我扔出去让它去追赶的棍子，我也放了进去。然后我在海岸上采集—堆各种颜色的卵石，把石洞盖了起来。

那年冬天，礁石上我一次也没有上去过。我光吃储存的食物，只有到泉边去打水才离开家。那个冬天风特别大，雨也特别大，汹涌的大海猛烈地冲击着峭壁，因此即使朗图还在，我也不会经常出去。在这期间我用带桎杈的树枝做了四个圈套。

夏天，有一次我去海象居住的地方，路上看见一条样子象朗图的小狗。它正跟着一群野狗跑，尽管只是一瞥，我就能断定它是朗图的后代。

它比其他狗大，皮毛也比其它狗厚密，眼睛是黄色的，奔跑起来步态跟朗图一样优美。春天我打定主意用我正在做的圈套捉住它。

冬天野狗经常到高地来，因为朗图已经死了，最大的暴风雨过去以后，我在篱笆外面安上圈套，用鱼作诱饵。第一次我就套到几条狗，就是没有黄眼睛的那条，我害怕处置它们，只得把它们放走。

我又做了一些圈套安在篱笆外面，可是野狗走近圈套，却不去碰圈套上的鱼。野狗捉不到，却抓住了一只小红狐狸。我把它从圈套上取下来，它咬了我一口，但它很快就发完了野性，跟着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向我讨鲍鱼吃，它是一个很高明的小偷。当我不在家的時候，它总有办法偷到吃的东西，不管我藏得多好。所以我不得不让它回到峡谷去。就是这样，它也经常晚上来抓篱笆讨吃的东西。

我用圈套没有能够捉到小狗，我刚想放弃这种念头，突然想到了妥鲁香胶草，我们过去常用这种胶草在潮水池里捕鱼。这并不是真正的毒药，不过只要你把它放在水里，鱼就会仰面朝天浮在水面上。

我记得这种草，它们生长在这个岛的边沿，我挖了一些，捣成碎片，丢在野狗喝水的泉水里。我等了整整一天，傍晚，野狗群来到了泉水边。它们喝了满满一肚子水，却什么事也没有，即使有点什么也不严重。我在灌木丛中监视它们，只见它们蹦跳了一阵子，就慢慢腾腾地走开了。

后来我又想起部落里有人曾经用过另一种药，用磨细的海贝壳和野烟叶子配制而成。我做了一大碗这种东西，掺上水放在泉水里。我躲在灌木丛中等着。黄昏，野狗又来了。它们闻闻水，退后几步，互相望了望，不过最后还是喝了。喝了不久，它们就开始转圈。突然它们都躺在地上睡着了。

泉水边上躺着九条狗。在朦胧的夜色下很难肯定哪一条是我想带回家去的，不过我总算找着了它。它正在打鼾，好象它刚才饱餐了一顿似的。我把它抱起来，急匆匆地沿着峭壁走去，一路上都在担心它会在到达高地以前醒过来。

我把它拉过篱笆下面的洞口，用一根皮条把它拴在篱笆上，还在它身边放了一些食物和淡水。不久它就站起来啃皮条。它大声嚎叫，我做晚饭的时候，它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它嚎叫了一整夜，可是拂晓时，我走出房子一看，它已经睡着了。

当它躺在篱笆边上睡觉的时候，我给它想了许多不同的名字，一个一个说给我自己听。最后，因为它很象父亲，我就叫它朗图—阿鲁，意思是朗图的儿子。

不久它就跟我交上了朋友。它没有朗图那样大，可是它皮毛和朗图一样厚密，也有一对同样的黄眼睛。常常当我看它在沙坑上追逐海鸥，或在礁石上朝海獭狂吠时，我竟会忘了它不是朗图。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过得很快活，我们在海上捕鱼，乘独木舟到高礁石那里去。不过现在我越来越想念徒托克和我姐姐乌拉帕。有时候我在风里听到她们的声音，出海的时候，又常常在轻轻拍打独木舟的波涛里听到她们的声音。

## 二十七

冬天的狂风暴雨过去之后，一连许多日子一点风也没有，空气十分沉闷，让人喘不过气来。太阳火烧火燎，使得大海象太阳本身一样，亮得让人不敢正视。

这种气候的最后一天，我从山洞取出独木舟，划着它绕过礁石来到沙坑，我没有带朗图—阿鲁来，因为那一阵子它喜欢阴凉，不喜欢炎热。它不跟我来也好。那是最热的一天，大海闪烁着红光。我戴着用木头做的眼罩，木头上开了许多小缝，可以通过这些小缝往外看。天上没有海鸥飞翔，海獭静静地躺在海草里，小蟹也钻在深洞里不出来。

我把独木舟拖上沙滩，沙滩很潮湿，给太阳晒得直冒蒸气。每年早春，我把独木舟弄到沙坑去，用新的沥青把要补的裂缝堵起来。我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不时停下来到海里去冲凉。当太阳升得很高的时候，我把独木舟翻过来，爬在底下太阳晒不到的阴凉地里睡觉。

我没有睡多久，忽然给打雷一样的声音惊醒了，可是我从独木舟底下伸出头去一看，天上一朵云也没有。隆隆的响声不断传来。这声音来自远方、来自南部，仔细听时，声音愈来愈大。

我跳起身来。首先映入我眼中的是，沙坑南面斜坡上有一道亮光。我在岛上住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见过潮水这样低过。海底里，我不知道的那些大小礁石在耀眼的阳光下露出了水面。仿佛这是另一个地方。我睡了一觉，醒来却仿佛在另一个岛上。

周围的空气突然把我紧紧围住。有一种微弱的声音，好象一些巨兽在从牙齿缝里往肚子里吸气，万里无云的天空发出隆隆的响声，愈来愈近，灌满了我的耳朵。接着，在那海滩上的一片亮光和那些光秃秃的大小礁石外面，离它们还有一里格多远的地方，只见有一排巨大的白色浪峰在向海岛铺天盖地涌来。

这浪峰仿佛在海天之间慢慢移动，但实际上它是大海本身。我把戴在眼睛上的眼罩摘下来。我在惊恐之中沿着沙坑奔跑。跌倒了，爬起来再跑。头一个波涛打来，我脚下的沙子都在颤抖。溅起来的海水象雨一样泼在我周围。泼来的海水里尽是海草的碎片和小鱼。

沿着弯弯曲曲的沙坑我能到达山洞，登上通向方山的小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水已经涌到我膝盖周围，四面八方都有一股水势在拖住我。峭壁出现在我前面，尽管岩石上很滑，有海草青苔，我还是找到一个抓手立脚的地方。我就这样一步步地挣扎着往上爬。

浪峰从我下面经过，吼叫着向珊瑚湾冲去。

一时声音消失了。于是，大海开始寻找它原来的位置，一股股长长的、带泡沫的水流迅速往后退去。这个浪潮还没有退完，另一个大浪却又在从南边冲来，也许比头一个还要大。我抬头往上看，上面是笔直的峭壁，我再也不能往上爬了。

我用脚踩在一块窄窄的石棱上，一只手插入石缝，脸凑在峭壁上站着。越过肩膀我看到波涛正在过去，它来得不快，因为另一个波涛还在往后退。起先我以为它不会打到这里来了，因为两个波涛在沙坑外面突然相撞起来。头一个波涛往海里直泻而下，第二个波涛则在拼命地往岸上冲。

它们象两个巨人一样，互相碰撞。在空中升起一股水柱，一会儿倒向这

边，一会儿又倒向另一边，发出一种象在战斗中折断了许多大镖枪的响声。在太阳红光的照射下，两个波涛溅起的水花就象泼来了一阵血雨。

第二个波涛慢慢地赶着头一个波涛往后退去，又慢慢地盖过了它，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拖着被征服的波涛向海岛冲去。

波涛猛扑峭壁，长长的水舌在我周围涌流，我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水舌在舔所有的缝隙，在拉扯我的手和夹住石棱的光脚。它们沿着石面在升起来，越升越高，都快触到天了，这才气力不加，跌落下来，嘶叫着经过我的身旁，又汇入了冲击山洞的水流。

忽然周围一片寂静。在寂静中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跳，我这才知道我的手还抓在岩石上，这才知道我还活着。

夜来临了，虽然我害怕离开峭壁，却还知道决不能在那里呆到天亮，我知道我会睡着了掉下去的。我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从石棱上爬下来，蜷缩在峭壁脚下。

到了黎明，没有风，闷热得很。沙坑里堆满了海草，象一座座小山。死鱼、死虾和死蟹到处都是。有两条小鲸鱼搁浅在海湾的石壁上。一路过去，直到通向方山的小路，都能够看见从海里刮上来的东西。

朗图—阿鲁在篱笆前等着我。我从篱笆下面爬进去，它往我身上跳。它跟在我身旁，老在我眼前转来转去。

我很高兴回到高地自己的家中，波涛没有冲到这里来过。我才离开一昼夜，可是仿佛离开了许多天，就跟那次我乘独木舟出海的情形一样。我睡了大半天，做了很多梦，当我醒来时，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特别。大海没在海岸上弄出一点声息，海鸥也特别安静。大地仿佛屏住了呼吸，好象正在等待着可怕的事情发生。黄昏时，我肩扛一篓子水从泉边回来，跟朗图—阿鲁一起沿着峭壁走。海洋到处都是一片平静，颜色有点黄，背靠岛屿躺在那里，好象已经精疲力尽。海鸥仍旧很安静，栖息在它们的岩石窝里。

渐渐大地动了起来。它从我脚下移开，刹那间，我好象站在空中。篓子里的水倾了出来，顺着我的脸往下淌。随后整个篓子翻倒在地。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蠢头蠢脑以为另一次波涛在冲击我，我拔腿往前跑。这倒也真是一个浪，不过是一个地浪，它沿着我脚下的峭壁在起伏波动。

当我向前跑的时候，另一个地浪赶上了我。我回头一看，很多地浪来自南方，就象海浪一样滚来。后来我就只记得我躺在地上，朗图—阿鲁躺在我身边，我们都想挣扎起来。然后我们又向高地跑去，向我们的房子跑去，那时候房子已经远远地移开去了。

篱笆下面的出入口给封住了，我不得不把许多石头搬开，才能爬过去。天黑了。地却还在起落，象一个巨大的动物在呼吸。我听得到岩石从峭壁上滚入海里的声音。

我们在房子里躺了一晚上，地就震了一晚上，岩石也掉了一晚上，不过高地上的大岩石没有掉下海，要是那些使世界震动的人真正在生我们的气，那块大岩石也会掉下去的。

早上，大地再一次平静下来，风带着海草味的新鲜空气从北面海上吹来。

地震造成的破坏不大。甚至停流几天的泉水也重新流动起来，而且流量从来没有这样大过。不过巨大的波涛卷走了我储存在山洞里的所有食物和武器，也卷走了我正在修理的独木舟和那些藏在南部峭壁下的独木舟。

卷走了独木舟损失最大。要找齐够做另一只独木舟的木头，得占去整个春天和夏天的时间，因此，头一个晴天的早晨我就动手寻找波涛冲到岸上来的残骸。

在靠近南部峭壁的岩石中间，我找到了一只独木舟的残骸，已经给沙子埋住，缠上了许多海草。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把它挖出来，刮干净。下一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可以割断海豹筋，把木板搬到峭壁上面去，一次背两块，翻过沙丘到珊瑚湾去，这就需要好几天。要不就在岩石上造独木舟，那就要冒险，说不定独木舟还没有造好又会给另一次风暴冲走。

最后，两种办法我都没有采用，我选择一个大海比较平静的日子，我把剩下的独木舟材料浮在水面上，我在后面往前推，经过沙坑，进入海湾，在那里我把独木舟的残骸拆开，把木板搬上小路，放到大海浪冲不到的地方。

我找到了另一个独木舟的残骸。它给冲到了山洞的尽头，我没法把它取出来，只能又回到南部峭壁，在海草堆里寻找，直到找齐足够的木料，再加上一些我原来就有的木头，我就动手建造新的独木舟。

这时已是晚春。气候还不稳定，成天下着毛毛细雨，不过我好歹还是开始了建造新独木舟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用它去采集海贝。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再也不去想阿留申人了，可是没有独木舟去我想去的地方，我总感到不安。

那些木板都差不多一样大小，和我的胳膊一般长，可是它们是从不同独木舟上弄来的，因此很难装配在一起。不过上面洞眼是现成的，这就节省了我很多工夫。还有一件事也帮了我一个大忙，大海把一串串黑沥青冲到岸上来，这种东西在岛上往往很难找，而且，也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我把木板分好类，经过一番修整，工作进展很快，所以到了春末我已经在准备完成堵缝工作。那是一个刮风的早晨，我生火化沥青。风很冷，费了很多工夫才把火生起来。为了让火快一点着起来，我到海滩上去找干海草。

我抱了满满一抱海草正要动身往回走，口头看看天空，从风里我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临。北方的天空是晴朗的，可是东方却乌云密布，层层相叠。在这个季节里，暴风雨有时也从东方推来。

就在这时，在乌云投下的阴影里，我还看见一样东西。我忘记自己正抱着一捆海草，举起了双臂，海草落在地上。

地平线和海岸之间的大海上有一张帆，有一艘船！

等我登上高地，船离岸更近了，在强风推动下，船走得很快。我看得出船上没有阿留申人那种象红色鸟嘴一样的船头。不过也不象白人的船，白人的船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艘船为什么来到蓝色的海豚岛呢？

我趴在高地上，心在剧烈地跳动，不知道船上的人是否是来捕海獭的。如果他们是猎人，我必须在他们看到我以前藏起来。他们会很快发现我的火堆和我正在做的独木舟，不过我可以到山洞里去，也许能太平乎躲过他们。不过，要是他们是我亲人派来接我的，那我不应该躲藏起来。

船在黑礁石之间缓慢移动，开进了珊瑚湾。我可以看清船上的人了，他

们不是阿留申人。

他们从船上放下一只独木舟，有两个男人朝海滩上划来。风愈来愈大，这两人费了很大劲才靠上岸。其中一人留在独木舟里，另一个没有胡子的人跳进水里，沿着海滩走上了小路。

我看不见他，但过了一会我听到一声呼唤，接着又是一声呼唤，我知道他已经发现我的火堆和独木舟。留在海湾里的人没有作声，船上的人也没有作声，因此我肯定他是在叫我。

我从岩石上爬下来，走进房子里。由于我光着肩膀，我戴上了海獭披肩，拿着鹅裙子和存放项圈和耳环的鲍鱼壳盒子。然后和朗图—阿鲁一起，走上了通往珊瑚湾的小路。

我来到祖先夏天有时候在那里扎营的土石堆上。我想到他们，想到我在高地上自己的房子里度过的快活的日子，想到我放在小路边尚未完成的独木舟。我想到很多事情，不过想到亲人居住的地方去，去听听他们的说话声，听听他们的笑声，这种愿望最最强烈。

我离开了土石堆，土石堆的白贝壳中间长着很多青草。我听不到那个人的呼叫声，我奔跑起来。当我来到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也就是我生火的地方，我发现了那人留下的脚印。

我跟随脚印走下海湾。独木舟已经回到船上去了。这时风在呼叫，雾在向港湾飘来，海浪开始冲击海岸。我举起手大声喊叫。我叫了一遍又一遍，但风把我的声音吹走了。我跑下海滩，蹚进水里。那些人没有看见我。

天下雨了，风把雨吹在我脸上，我穿过波浪继续往前蹚去，一边向船上招手。它在薄雾中慢慢开走了，向南方驰去。我站在那里直到它最后消失。

## 二十九

又过了两个春天，在一个蓝天白云。风平浪静的早晨，船又回来了。拂晓时我在高地上看见它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太阳当顶，它已经在珊瑚湾抛锚了。

那些男人在岸上扎营生火，我从高地上观察他们，直到太阳下山。然后我回到家里，一整夜都没有合眼，想着那个曾经叫唤过我的男人。

上次船开走以后，那天晚上刮了一场暴风雨，我久久地想着他的呼叫声。在这两年里，无论春天还是夏天，我天天都到高地上去守望，往往拂晓一次，黄昏一次。

早晨我闻着他们生火的烟味，我下到峡谷去，在泉水那里洗了个澡，戴上我的海獭披肩，穿上我的鸬鹚裙，戴上黑石头项圈和黑耳环。用蓝色的泥土在鼻子上抹上我们部落的标志。

接着我做了一件使我自己都感到好笑的事情。我做了我姐姐乌拉帕离开蓝色的海豚岛时曾经做过的事情。在我们的部落标志下面，我小心翼翼地做一个表明我还没有结过婚的记号。我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不过我还是做了这种记号，在蓝色的泥土上点上几点白色的泥土。

然后我回到家里，生人为我和朗图一阿鲁做饭。我不觉得饿，它吃了我的一份，也吃了它的一份。

“我们要离开了，”我对它说，“离开我们的海岛了。”

可是它只把头摆到一边，就象它父亲经常做的那样，当我不再说话时，它慢慢腾腾地走到太阳地里，躺下睡着了。

既然白人已经回来，我就不必去考虑穿洋过海还要做些什么，也不必在脑子里想象白人的样子，想象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也不必去想如何重逢久别的亲人，更不必去想过去。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了，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它们都是一样，想起来除了心酸，没有别的。

那天早晨到处充满阳光。吹来的风带着大海和海生物的腥味。远处南边的沙丘上来了几个男人，我早就看到了他们，过了很久他们才发现高地上的房子。他们一共三个人，两高一矮，矮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袍。他们离开了沙丘，沿着峭壁走来，接着又看见了我的炊烟，以此作为方向，终于来到了我的家。

我从篱笆下面爬出来，面对攸们站在那儿。穿灰袍子的男人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珠子下面还有一件用磨光木头做成的装饰品。他抬起手向我做了一个手势，那手势的样子就跟他戴的装饰品一个模样。站在他背后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对我说起话来，他的说话声音非常古怪，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起初我想笑，不过我还是咬住了舌头。

我摇了摇头，向他笑了一笑。他又说了些什么，这次说得比较慢。虽然这几句话和刚才他说的几句话我都不懂是什么意思，可是这时听起来似乎格外悦耳，这是人类说话的声音。世界上没有一种声音能跟它相比。

那人抬起手，向海湾方向指了指，并在空中比画一个形状，大概是指一艘船。

对此我点点头，我指指放在火边的三个篮子，做了一个我要把它们带到船上去的手势。又指指里边有两只小鸟的笼子。

在我们离开以前，又做了很多手势。那个男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说了不

少话。他们喜欢我的项圈、披肩和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鸬鹚裙子。可是我们到了海滩，一进他们的宿营地，那个说话最多的人头一件事就是吩咐另外一个男人给我马上做一件衣服。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其中有一人站在我前面，拿起一根绳子替我从头量到脚，又量了量我的肩膀。

衣服是蓝色的，是用两条白人穿在身上的那种裤子做成的。裤子给剪成小片，然后其中一个男人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再用白线把它们缝在一起。他的鼻子很长，就象他使用的针一样长。他在岩石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的针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穿个不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不时提起衣服，点点头，好象他很满意似的。我也点点头，做出我也很满意的样子，其实我并不满意。我想穿我的鸬鹚裙、我的海獭披肩，这些衣服要比他正在做的美丽得多。

新衣服从我的喉咙口一直拖到脚下，我不喜欢它，不是因为颜色不好看，就是因为穿着毛毛糙糙。而且穿起来热得很。不过我还是笑了笑，把我的鸬鹚裙放进了篮子。等我过了大海再穿吧，等白人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再穿吧。

这艘船在珊瑚湾停了九天。它是来捕海獭的，可是海獭已经跑了。毕竟还有一些老海獭活着，它们还记得阿留申人，因此那天早上一只也看不见。

我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它们到高礁石那里去了。可是当他们把带来捕杀海獭的武器给我看时，我摇了摇头，假作不懂。他们指指我的海獭披肩，我还是把头摇摇。

后来我问他们多年以前我们的人走的那艘船，用手比划了一个船的样子，并指指东方，可是他们不明白。直到我来到山塔·巴巴拉传教团，碰到冈热勒斯神父，我才从他那里知道，这艘船抵达他们国土后不久，就在一次暴风雨中沉没了。还知道，在附近大洋一带再也没有别的船到过海豚岛。因为这个缘故，白人才没有回来接我。

第十天，我们的船起航了。这是一个晴空万里，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朝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笔直驶去。

我站在甲板上，回头朝着蓝色的海豚岛看了很久很久。最后一眼我看见的是岛上的高地。我想着朗图躺在那里各色石头之下，想着不知在什么地方的“王—阿—勒”，想着小红狐狸，它一定会徒劳地去抓我的篱笆，我还想着我藏在山洞里的独木舟，想着所有那些愉快的日子。

海豚从海里浮起来，在船前面游来游去，它们在早晨总要穿过清澈的海水远游很多里格，一路编织水泡的图案。小鸟在笼子里吱吱地叫，朗闰—阿鲁坐在我的身边。

